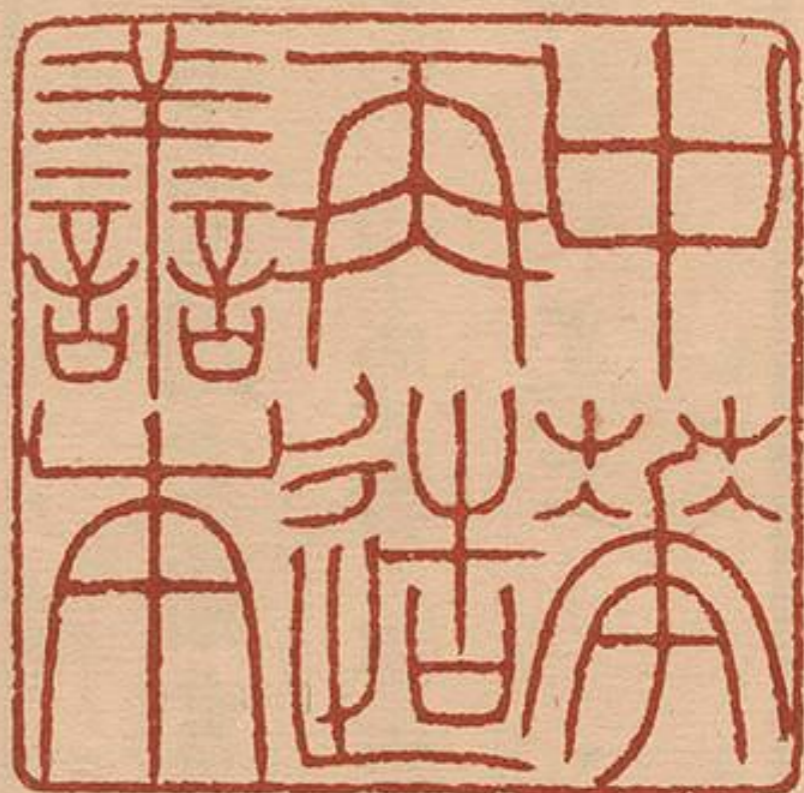


入注附音司馬溫公資治通鑑



據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宋刻
本影印原書版框高十九
五釐米寬十三·八釐米

入注附音司馬溫八公資治通鑑卷之一

周紀

威烈王

在位二十四年



名午考王之子也周自武王至平王凡十三世自平王至

威烈王又十八世自威烈王又五世至赧王

命為諸侯

二十三年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出史記周紀
魏和子駒之孫也其為文侯斯之父也家年表無所考籍趙襄子
無恤之孫獻侯浞之子也其為烈侯虔康子虎之孫武子之子
也其為景侯也初春秋之世晉有范中行氏智氏魏氏趙氏韓
氏六卿各有采邑為晉卿以輔晉侯春秋之末晉公室卑六卿強
更相攻伐身定王十一年智氏趙氏魏氏韓氏共伐范中行氏
滅之而分其地十六年智氏驕侈韓趙魏又共滅智氏而分其地
是時晉侯土地盡入于三家晉幽公反朝于二家至此
請命于天子為諸侯斯相支反繼秦昔及處渠焉友

論禮與名分

臣光曰臣聞天子之職莫大於禮禮莫大於分分其分莫
大於名何謂禮紀綱是也何謂分君臣是也何謂名公侯
卿大夫是也夫以四海之廣兆民之眾受制於一人雖有
絕倫之力高世之智莫不奔走而服役者豈非以禮為之

天子之職莫大於禮

禮莫大於分

紀綱哉是故天子統三公三公率諸侯諸侯制卿大夫卿
大夫治士庶人貴以臨賤賤以承貴上之使下猶心腹之
運手足根本之制枝葉下之事上猶手足之衛心腹枝葉
之庇本根然後能上下相保而國家治安故曰天子之職
莫大於禮也文王序易以乾坤為首孔子繫之曰天尊地
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言君臣之位猶天地之
不可易也春秋抑諸侯尊周室王人雖微序於諸侯之上
以是見聖人於君臣之際未嘗不惓惓也惓惓負非有桀
紂之暴湯武之仁人歸之天命之君臣之分當守節伏死
而已矣是故以微子而代紂則成湯配天矣以季札而君
吳則太伯血食矣然而二子寧亡國而不為者誠以禮之
大節不可亂也故曰禮莫大於分也夫禮辨貴賤序親疎
裁羣物制庶事非名不著非器不形名以命之器以別之
則必然後上下粲然有倫此禮之大經也各器既亡則禮

分莫大於名

晉文請
不許

能守名
分

安得獨存哉昔仲叔于奚有功於衛辭邑而請繁纓馬鬣上飾纓伊孔子以為不如多與之邑惟器與名不可

以假人君之所司也政亡則國家從之衛君待孔子而為

政孔子欲先正名以為名不正則民無所措手足夫繁纓

小物也而孔子惜之正名細務也而孔子先之誠以名器

既亂則上下無以相有故也夫事未有不生於微而成於

著聖人之慮遠故能謹其微而治之衆人之識近故必待

其著而後救之治其微則用力寡而功多救其著則竭力

而不能及也易曰履霜堅冰至書曰一日二日萬幾幾微

也謂此類也故曰分莫大於名也嗚呼幽厲失德周道日

衰綱紀散壞下陵上替諸侯專征大夫擅政禮之大體什

喪七八矣然文武之祀猶繇繇相屬者屬之欲蓋以周之

子孫尚能守其名分故也何以言之昔晉文有大功於王

室請隧於襄王隧音遂掘地通路襄王不許曰王章也未

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不然叔父有地而隧

又何請焉文公於是乎懼而不敢違是故以周之地則不

大於曹滕以周之民則不衆於邾莒然歷數百年宗主天

下雖以晉楚齊秦之彊不敢加兵者何哉徒以名分尚存

故也至於季氏之於魯田常之於齊白公之於楚智伯之

於晉其執皆足以逐君而自為然而卒不敢者豈其力不

足而心不忍哉乃畏奸名奸居犯分居而天下共誅之也今

晉大夫暴蔑其君剖分晉國天子既不能討又寵秩之使

列於諸侯是區區之名分復不能守按杜預左傳釋音凡復

反而并棄之也先王之禮於斯盡矣或者以為當是之時

周室微弱三晉彊盛雖欲勿許其可得乎是大不然夫三

晉雖彊苟不顧天下之誅而犯義侵禮則不請於天子而自

立矣不請於天子而自立則為悖逆之臣天下苟有相文之

君必奉禮義而征之今請於天子而天子許之是受天子之

賢不逮

趙簡子以無恤為後

晉陽障

智伯請地於韓趙

命而為諸侯也誰得而討之故三晉之列於諸侯非三晉之壞禮乃天子自壞之也嗚呼君臣之禮既壞矣則天下以智力相雄長長展遂使聖賢之後為諸侯者社稷無不泯絕泯

鄰反又弭生民之類糜滅幾盡糜滅取糜爛之義豈不哀哉

初智宣子將以瑤為後瑤餘招反智伯名其先荀知氏荀文伯縶之子也智果曰不

如宵也瑤之賢於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也美鬚長大則賢射

御足力則賢伎藝畢給則賢巧文辯慧則賢彊毅果敢則賢

如是而甚不仁夫以五賢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誰能待之

若果立瑤也智宗必滅弗聽智果別族於太史為輔氏出晉

趙簡子名鞅之子長曰伯魯幼曰無恤本作恤將置後不知所立

乃書訓戒之辭於二簡以授二子曰謹識之職職吏反說及

三年而問之伯魯不能舉其辭求其簡已失之矣問無恤

誦其辭甚習求其簡出諸袖中而奏之於是簡子以無恤

為賢立以為後簡子使尹鐸為晉陽請曰以為繭絲乎繭

乎簡子曰保障哉尹鐸損其戶數減損戶數則稅簡子謂無

恤曰晉國有難而無以尹鐸為少少始無以晉陽為遠必以

為歸出國語論賦斂之害胡曰繭絲者取之不息至于盡而

為智氏所攻卒於晉陽勝身而得免况為天下者乎而後世謀國

者以愛民崇本為腐儒常談以聚斂積實為應時急務凡江海山

林藪澤魚蓋金石茗芽之利皆王政所施者設法著令無不濶取

必使斯人與官為市其在城郭鄉聚坐賈區域又各有征賦焉曰

官曰胥吏曰卒伍曰工曰商曰異端待哺之數曰无常職游手之

人多斯七者咸食於農而農之受害既什百於未作者昔者民富可

以多取既而國富則民貧而無可多取矣昔者國富可以橫費既

而民盡則國貧而無可費矣以四海之大九貢之入文景守之則

三十稅一又且盡蠲不聞空置之患明皇德宗守之則為大盜所

逼倉皇奔竄食糲交餓啖蕪青根而不能飽不聞拮克之益何輕

急於繭絲之近用而忽於保鄣之大計哉及智宣子卒智襄子

為政與韓康子魏栢子宴於藍臺智伯戲康子而侮段規段

規曰智伯好利而愎不與將伐我不如與之彼扭於得地必

請於佗人佗人不與必嚮之以兵然則我得免於患而待事

威烈王

趙襄子
不與智
伯之地

智伯帥
韓魏以
攻趙

襄子走
晉陽

絺疵謂
韓魏必
反

之變矣康子曰善使使者致萬家之邑於智伯智伯悅國策

文小又求地於魏栢子栢子欲弗與任意曰無故索地客反

也取諸大夫必懼吾與之地智伯必驕彼驕而輕敵此懼而相

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人智伯之命必不長矣周書曰將

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與之主不如與之其君曰

主以驕智伯然後可以擇交而圖智氏矣柰何獨以吾為智

氏質乎作鑽猶質也栢子曰善復與之萬家之邑一智伯又

求蔡臯狼之地春秋蔡地後為趙邑於趙襄子無倫立是襄

子弗與智伯怒帥韓魏之甲以攻趙氏襄子將出曰吾何走

乎音辨趨讀曰走從者曰長子近長黃為長短之長周史且城

厚完襄子曰民罷力以完之罷蒲縈又斃死以守之其誰與

我從者曰邯鄲之倉庫實胡胡甘反襄子曰浚

民之膏澤以實之又因而殺之其誰與我其晉陽乎先主之

所屬也反附也尹鐸之所覓也民必和矣乃走晉陽三家以

國人圍而灌之城不浸且作者三版廣二尺沈窳產鼃龜鳥

說文民無叛意國語智伯行水魏栢子御韓康子驂乘高誘

人共載智伯曰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國也栢子肘康子附

節切臂康子復栢子之附風無反足以汾水可以灌安邑

絳水可以灌平陽史魏世家絺疵謂智伯曰絺

遲反字當作都姓也姓譜韓魏必反矣智伯曰子何以知之絺

疵曰以人事知之夫從韓魏之兵而攻趙趙亡難必及韓魏

矣難乃今約勝趙而三分其地城不沒者三版人馬相食城

降有日而二子無喜志有憂色是非反而何國策明日智伯

以絺疵之言告二子二子曰此夫讒臣欲為趙氏游說說舒

使主疑於二家韓魏尊智伯而懈於攻趙氏也不然夫二家

豈不利朝夕分趙氏之田而欲為危難不可成之事乎二子

出絺疵入曰主何以臣之言告二子也智伯曰子何以知之

對曰臣見其視臣端而趨疾知臣得其情故也智伯不悛悛

趙以唇
亡齒寒
說韓魏

韓魏趙
楚魏智
伯之喪

智伯之
勝德

論才德
之異

錄反止 絺疵請使於齊也說死及戰國策趙襄子使張
也改也 孟談潛出見二子曰也說史反將命者 趙襄子使張
孟談潛出見二子曰也說史反將命者 臣聞唇亡則齒寒
今智伯帥韓魏而攻趙趙亡則韓魏為之次矣二子曰我心
知其然也恐事未遂而謀泄則禍立至矣張孟談曰謀出二
主之口入臣之耳何傷也二子乃陰與張孟談約為之期日
而遣之襄子夜使人殺守隄之吏而決水灌智伯軍智伯軍
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也說史反將命者
大敗智伯之衆遂殺智伯盡滅智伯之族唯輔果在也說史反將命者
策末句

臣光曰智伯之亡也才勝德也夫才與德異而世俗莫之
能辨通謂之賢此其所以失人也夫聰察彊毅之謂才正
直中和之謂德才者德之資也德者才之帥也雲夢之竹
天下之勁也然而不矯揉不羽括矯率天反揉如久反操曲
則不能以入堅棠谿之金天下之利也箭翎括者箭首受弦
則不能以入堅棠谿之金天下之利也也音賜通外苦

然而不鎔範不砥礪砥礪視反柔石也 則不能以擊彊是
故才德全謂之聖人才德兼亡謂之愚人德勝才謂之君
子才勝德謂之小人凡取人之術苟不得聖人君子而與
之與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何則君子挾才以為善小人
挾才以為惡挾才以為善者善無不至矣挾才以為惡者
惡亦無不至矣愚者雖欲為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勝譬
之乳狗搏人搏伯各反拊也 人得而制之小人智足以遂其姦勇足
以決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為害豈不多哉夫德者人之
所嚴而才者人之所愛愛者易親嚴者易疎是以察者多
蔽於才而遺於德自古昔以來國之亂臣家之敗子才有
餘而德不足以至於顛覆者多矣豈特智伯哉故為國家
者苟能審於才德之分而知所先後又何失人之足患哉

論才德

○論論疵知幾其神也曰利善也於智中而形於外是以智者不
待聞謀而察變聽言而審情獨觀夫容止瞻視已洞然見其肺腑
矣故威公謀代莒侍人見其口吐而知之秦師將道道史駢見其
使目動而知之易曰知幾其神乎兩人者有焉秦晉能專用之此

其所以伯也韓魏以趙通謀可謂幾矣絺此獨竟其詳反又齊晉伯告以其謀亦可謂知幾矣措也智伯有臣如此而不能用以平滅亡可勝嘆哉

豫讓為智伯報

趙襄子漆智伯之頭以為飲器智伯之臣豫讓欲為之報仇乃詐為刑人挾匕首鐵論其頭類七故云匕首入襄子宮中塗廁襄子如廁心動索之獲豫讓反取也左右欲殺之襄子子曰義士也吾謹避之耳乃舍之舍與捨同釋豫讓又漆身為癩

友識之為之泣曰以子之才臣事趙孟必得近幸子乃為所欲為顧不易耶何乃自苦如此豫讓曰不可既已委質為臣

所以為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為人臣懷二心者也襄子出豫讓伏於橋下襄子至橋馬驚索之得豫讓遂殺之出戰

非難死死不可輕用要在死之而合乎義非奮其一朝之忿而輕用其死之為義也然讓之死不得為義而其言則有合乎義者其

文小異論豫讓死未合義而其言合義蘇曰大史公傳刺客五人而豫讓在焉如曹沫如聶政如荆軻如豫讓如要離皆不合其義輕用其死實匹夫之勇也故子雲以要離為螻蟻之靡聶政為壯士之靡以荆軻為刺客之靡而皆不許之以義蓋死

而亦有不合者○襄子卒孫獻子浞立獻子生籍是為烈侯○韓康子生武子武子生虔是為景侯出趙韓○魏斯者相子之

孫也是為文侯○文侯以下子夏田子方為師每過段干木之廬必式四方賢士多歸之論魏文侯內外得人言曰昔宣王

能之力也大任孝友之人則君無失德使文武之士則國無疵政其致中與河難之有魏文侯既使吳起西門豹李悝力耕疾戰國以富強矣又能尊德樂善如此安有鄙情之行哉誠率是道庶幾

野左右曰今日飲酒樂天又雨君將安之文侯曰吾與虞人期獵雖樂豈可無一會期哉乃往身自罷之○文侯使樂羊

伐中山克之中山狄都今盧奴中山也以封其子擊文侯問於羣臣曰我何如主皆曰仁君任座曰任座新序君得中山不以封君之

期獵雖樂豈可無一會期哉乃往身自罷之○文侯使樂羊伐中山克之中山狄都今盧奴中山也以封其子擊文侯問於羣臣曰我何如主皆曰仁君任座曰任座新序君得中山不以封君之

期獵雖樂豈可無一會期哉乃往身自罷之○文侯使樂羊伐中山克之中山狄都今盧奴中山也以封其子擊文侯問於羣臣曰我何如主皆曰仁君任座曰任座新序君得中山不以封君之

期獵雖樂豈可無一會期哉乃往身自罷之○文侯使樂羊伐中山克之中山狄都今盧奴中山也以封其子擊文侯問於羣臣曰我何如主皆曰仁君任座曰任座新序君得中山不以封君之

文侯不期失盧人

魏侯以下子夏田子方為師

翟璜言
君仁則
首

文侯審
樂音

四子方
謂貧賤
者驕人

文侯下
相於李
克

第而以封君之子何謂仁君文侯怒任座趨出次問翟璜

格反姓也音黃其各新序作任座對曰仁君也文侯曰何以知之對曰君仁

則臣直嚮者任座之言直是以知之文侯悅使翟璜召任

座而反之親下堂迎之以為上客○文侯與田子方飲文

侯曰鍾聲不比乎此類脂反不和也左高田子方笑文侯曰何笑

子方曰臣聞之君明樂官不明樂音今君審於音臣恐其聾

於官也文侯曰善國策○子擊出遭田子方於道下車伏謁

子方不為禮子擊怒謂子方曰富貴者驕人乎貧賤者驕人

乎子方曰亦貧賤者驕人耳富貴者安敢驕人國君而驕人

則失其國大夫而驕人則失其家失其國者未聞有以國待

之者也失其家者未聞有以家待之者也夫士貧賤者言不

用行不合則約履而去耳安往而不得貧賤哉子擊乃謝

之出說苑及史記世家○文侯謂李克曰先生嘗有言曰家貧思良妻

國亂思良相相息亮反下同今所置非成文侯弟也則璜二子何如對曰

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

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文侯曰先生就舍吾之相定矣

李克出翟璜曰君召卜相果誰為之克曰魏成璜忿曰西河

守吳起臣所進也君內以鄴為憂臣進西門豹君欲伐中山

臣進樂羊中山已拔無使守之臣進先生君之子無傳傳方

說文臣進屈疾鮒鮒符遇反以耳目之所睹記臣何負於魏成克

曰魏成食祿千鍾什九在外什一在內是以東得卜子夏田

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師之子所進五人者君皆臣之

子惡得與魏成比也翟璜再拜曰璜鄙人也失對願卒為第

子出魏世家○論文侯不知師子思胡曰常主之於其臣愛順

而無聞者多矣况於師乎諫諍之臣則有朋友之義逆耳拂意

之位卑其勢可以進退而制然變乎色者賢君所未免也然爭臣之

位尊其道嚴其教詔輔拂必期於聽從而莫違拒其威儀體貌

也與之終始而不敢廢棄故君於得師為難非世之人無可師

也雖有願治之意其成亦近蹇淺而不自得師而臣其所受教

也三人者又非高世之士也雖然不既為庸主遠乎崇信以治

威烈王

國則不失之於虞人修睦以善鄰則不失於韓魏聞霍瑛之對則
悟任聖之言直聽田子之論則知韓聲之問非將相大任也謀諸
卒克皆得其人其夫六國之痛主誠遠矣雖然文侯與子思同州
而不知師也而子思亦非文侯之所得師也文侯聽古樂則唯恐
卧聽鄭衛之音則不倦○吳起者衛人仕於魯齊人伐魯魯人
是以不能師子思也

欲以為將起取齊女為妻魯人疑之起殺妻以求大將大破
齊師或譖之魯侯曰起始事曾參母死不奔喪曾參絕之今
又殺妻以求為君將起殘忍薄行人也且以魯國區區而有

勝敵之名則諸侯圖魯矣起恐得罪聞魏文侯賢乃往歸之
文侯問諸李克克曰起貪而好色然用兵司馬穰苴穰如羊
余反史記索隱曰穰苴田氏之穰苴田氏弗能過也於是文侯以為將擊

秦拔五城起之為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設席行不
騎乘騎奇寄反親裹贏糧贏音盈頭師古與士卒分勞苦卒
有病疽者疽千餘起為吮之吮才軟反卒母聞而哭之入曰

子卒也而將軍自吮其疽何哭為母曰往年吳公吮其父其
父戰不旋踵遂死於敵吳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
是以哭之出起○二十四年王崩子安王驕立出周

安王 在位十六年

各驕威列王之子也

五年三月盜殺韓相俠累俠音協姓也累力追反按俠累與濮
陽嚴仲子有惡惡烏故反史仲子聞軹人聃政之勇軹音止
河內郡有軹縣以黃金百溢溢代質反二十四為政母壽欲因

以報仇政不受曰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許人也及母卒仲子
乃使政刺俠累俠累方坐府上兵衛甚眾聃政直入上階刺
殺俠累因自皮面決眼史記索隱曰皮面謂以刀刺其面皮欲

戰國策 自屠出腸韓人暴其尸於市暴薄報反購問莫能識
其姊娒娒烏莖反說文好貌史記聞而往哭之曰是軹深井
里聃政也深片軹縣以妾在重自刑以絕從從音蹤謂自絕

其從半之 妾柰何畏歿身之誅終滅賢弟之名遂死於尸旁
田和求 為諸侯 政本傳 ○十三年齊田和會魏文侯楚人衛人于濁澤求

起為魏 將吮士 李祖

聃政殺 齊相俠 累

田和求 為諸侯

魏以山河為室

吳起謂在德不在險

吳起與田文論

吳起奔楚

楚大臣攻殺起

田氏并齊

子思言用人取長去短

為諸侯魏文侯為之請於王及諸侯王許之出山敬○十五

年魏文侯薨太子擊立是為武侯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

謂吳起曰美哉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對曰在德不在險

昔二苗氏左洞庭右彭蠡禹貢荆州之域德義不脩禹滅

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泰華伊闕在其南高誘曰伊闕在洛陽西南六十里禹

所辟羊腸在其北皇甫謐曰壺關有羊腸阪脩政不仁湯放

之商紂之國左孟門索隱曰劉氏按紂都朝歌今孟山在右太

行行胡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脩政不德武王殺之由

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脩德舟中之人皆敵國也武

侯曰善田說苑○魏置相相田文吳起不悅謂田文曰請與

子論功可乎田文曰可起曰將三軍使士卒樂死敵國不敢

謀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治百官親萬民實府庫子孰

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守西河而秦兵不敢東鄉鄉讀韓趙

賓從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此二者子皆出吾下而位

加吾上何也文曰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時

屬之子乎屬音蜀附也屬之我乎起默然良久曰屬之子矣

久之魏武侯疑之起懼誅遂奔楚楚悼王素聞其賢至則任

之為相起明法審令捐不急之官廢公族疏遠者以撫養戰

鬪之士要在強兵破遊說之言從橫者縱或作縱子谷反橫或

東西於是南平百越北却三晉西伐秦諸侯皆患楚之彊

而楚之貴戚大臣多死吳起者○二十一年楚悼王薨貴

戚大臣作亂攻殺起起走之王尸而伏之擊起之徒因射刺

起并中王尸既葬肅王即位使令尹盡誅為亂者坐起夷宗

者七十餘家田起○二十三年齊康公薨無子田氏遂并齊

而有之○二十五年子思言苟變於衛侯曰其材可將五百

乘公曰吾知其可將然變也嘗為吏賦於民而食人二雞子

故弗用也子思曰夫聖人之官人猶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長

棄其所短故杞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工不棄今君處戰

周安王

國之世選爪牙之士而以二卵棄干城之將上戶曰反杆城所以禦難見詩

芟此不可使聞於鄰國也公再拜曰謹受教矣出孔叢子

衛侯言計非是而羣臣和者如出一口和去聲子思曰以吾觀

衛所謂君不君臣不臣者也夫不察事之是非而悅人讚已

闇莫甚焉闇與不度理之所在而阿諛求容諂莫甚焉君闇

臣諂以居百姓之上民不與也若此不已國無類矣子思言

於衛侯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君出言自以為是而卿大夫

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亦自以為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

非君臣既自賢矣而羣下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

則逆而有禍如此則善安從生詩曰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

雄抑亦似君之君臣乎出孔叢子論楚王言羣臣莫吾逮而憂

非心而已衛侯言計非是而羣臣和者如出一口尚安用乎人臣

者哉楚莊王謀事而當羣臣莫能逮退朝而有憂色申公巫臣進

問曰王朝而有憂色何也莊王曰不穀謀事而當羣臣莫能逮是

以憂也其在申歸之言曰諸侯自為得師者王得臣者伯得疑者

存自為謀而莫己若者亡今以不穀之不肖而羣臣莫吾逮猶且以為

幾於亡乎是以憂也夫以莊王謀事而當羣臣莫能逮猶且以為

憂况衛侯之計非是而魏韓趙共廢晉靖公為家人而分其

地出晉世家

列王 在位七年

名喜安王之子也

元年韓滅鄭因徙都之出韓世家○六年齊威王來朝是時周室

微弱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天下以此益賢威王○威王召

即墨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居即墨也毀言日至然吾使人視

即墨田野辟人民給官無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

求助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之曰自子守阿譽言日至吾

使人視阿田野不辟人民貧餒昔日趙攻郵郵工緣反齊地

子不救衛取薛陵子不知是子厚幣事吾左右以求譽也是

日耳阿大夫及左右嘗與譽者於是羣臣皆懼莫敢飾詐務盡

其情齊國大治疆於天下出史田敬仲世家

顯王 在位四十八年

衛之君
臣自賢

齊威王
獨朝周

京阿封
即墨齊
國大治

名偏烈王之弟也

賜秦獻公稱敵之服

五年秦獻公敗三晉之師于石門高誘曰三晉晉三卿韓氏魏氏趙氏分晉而君之故曰三斬首六萬王賜以黼黻之服黼黻音甫黼音弗白與黑謂之黼黻音甫黻音弗白與黑謂之黼黻

孝公發憤欲以疆秦

立孝公生二十一年矣是時河山以東疆國六淮泗之間小國十餘楚魏與秦接界魏築長城自鄭濱洛以北有上郡楚自漢中南有巴黔中黔音皆皆以夷翟遇秦翟音狄擯斥之不得與中國之會盟盟音音於是孝公發憤布德脩政欲以疆秦史紀○八年孝公令國中曰賓客羣臣有能出奇計疆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分扶問反別也於是衛公孫鞅聞是令下鞅於乃

衛鞅好刑名之術

西入秦公孫鞅者衛之庶孫也好刑名之學事魏相公叔痤痤音戈反公叔氏痤名也痤知其賢未及進會病魏惠王往問之曰公叔病有如此不可諱將奈社稷何公叔曰痤之中庶子也官名衛鞅年雖少有奇才願君舉國而聽之王嘿然公叔曰君即不聽用鞅必殺之無令出境王許諾而去公叔召鞅謝曰吾先君而後臣故先為君謀後以告子子必速行矣鞅曰君不能用子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子之言殺臣乎卒不去王出謂左右曰公叔病甚悲乎欲令寡人以國聽衛鞅也既又勸寡人殺之豈不悖哉衛鞅既至秦因變臣景監變卑義反賊而得幸景姓也楚

衛鞅欲變法

國事史○十年衛鞅欲變法秦人不悅衛鞅言於秦孝公曰夫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眾是以聖人苟可以疆國不法其故甘龍曰龍姓也龍其名不然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衛鞅曰常人安

秦以富國強兵之術

之族區名也平声亦去声以求見孝公說以富國強兵之術公大悅與議國事史○十年衛鞅欲變法秦人不悅衛鞅言於秦孝公曰夫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眾是以聖人苟可以疆國不法其故甘龍曰龍姓也龍其名不然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衛鞅曰常人安

衛鞅欲變法

孝公之臣甘龍也龍其名不然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衛鞅曰常人安

蔡司
鞅定
變法
之令

徙木示
信

太子犯
法衛鞅
刑其師
傳

信者人
君之寶

於故俗學者弱於所聞以此兩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與

論於法之外也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更音不肖者

拘焉公曰善以衛鞅為左庶長卒定變法之令令民為什伍

而相收司連坐司猶管也為什伍之法使之相告姦者與斬

敵首同賞不告姦者與降敵同罰降平有軍功者各以率受

上爵律音為私鬪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僇力僇音戮古字

并力也字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復方目反如漢

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孥妻子也秦法一人有罪并其

宗室非有軍功論論平不得為屬籍屬籍秦音反

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

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乃

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

民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

十金乃下令行其年秦民之國都言新令之不便者以千

數於是太子犯法衛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太子君嗣也

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渠京反墨刑也

其類以黑二貫明日秦人皆趨令行之十年秦國道不拾遺山

無盜賊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鬪鄉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

者有來言令便衛鞅曰此皆亂法之民也盡遷之於邊其後

民莫敢議令出史鞅

臣光曰夫信者人君之大寶也國保於民民保於信非信

無以使民非民無以守國是故古之王者不欺四海霸者

不欺四鄰善為國者不欺其民善為家者不欺其親不善

者反之欺其鄰國欺其百姓甚者欺其兄弟欺其父子上

不信下下不信上上下下離心以至於敗所利不能藥其所

傷所獲不能補其所亡豈不哀哉昔齊桓公不替曹沫之

盟沫莫晉文公不貪伐原之利魏文侯不棄虞人之期秦

孝公不廢徙木之賞此四君者道非粹白而商君尤稱刻

薄又處戰攻之世天下趨於詐力猶且不忘信以畜其民况為四海治平之政者哉

十四年齊威王魏惠王會田於郊惠王曰齊亦有寶乎威王曰無有惠王曰寡人國雖小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

二乘者十枚豈以齊大國而無寶乎威王曰寡人之所以為寶者與王異吾臣而有檀子者索隱曰檀姓子男子使守南城

則楚人不敢為寇泗上十二諸侯皆來朝吾臣有盼子者盼同田使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於河吾吏有黔夫者黔夫

盼也使守徐州徐音舒齊邑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燕在齊趙在西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者徙而從者七千

餘家吾臣有種首者種首臣名使備盜賊則道不拾遺此四臣者將照千里豈特十二乘哉惠王有慙色出田敬○十五年魏

惠王伐趙圍邯鄲出史魏十六年齊威王使田忌救趙初孫臧與龐涓俱學兵灑龐涓忍反說文鄰帶也因龐仕魏為將

軍自以能不及孫臧乃召之至則以灑斷其兩足而黥之欲使終身廢棄齊使者至魏孫臧以刑徒陰見說齊使者齊使

者竊載與之齊田忌善而客待之進於威王威王問兵灑遂以為師於是威王謀救趙以孫臧為將辭以為刑餘之人不

可乃以田忌為將而孫子為師田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拳解雜難也言解者當善以手解之不可引拳也救聞者不搏擻搏音博或搏索持也

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為解耳批音披或批也言解者當批同批擊也批按也亢高極也言乘其高而擊之勝都結反亢也言乘其虛而築之則自解也批亢擣虛所謂形格勢禁也

今梁趙相攻輕兵銳卒必竭於外老弱疲於內子不若引兵疾走魏都據其街路衝其方虛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

解趙之圍而收弊於魏也田忌從之十月邯鄲降魏魏師還

與齊戰于桂陵魏師大敗出史孫○楚昭奚恤為相

江之言於楚王曰人有愛其狗者狗嘗溺井溺反其鄰人見

齊威王以賢為

龐涓孫臧

齊使田忌孫臧救趙

江乙言
楚王惡
聞人惡

申子相
韓國治
兵強

申子請
仕其兄
昭侯不
許

昭侯命
藏弊袴

秦從都
激湯

廢井田
開阡陌

赤徒田
忌孫臏
救韓

孫臏滅
嘗示弱

欲入言之狗當門而噬之今昭奚恤常惡臣之見亦猶是也

且人有好揚人之善者王曰此君子也近之好揚人之惡者

王曰此小人也遠之然則且有子弑其父臣弑其君者而王

終已不知也何者以王好聞人之美而惡聞人惡也王曰善

寡人願兩聞之國策○十八年韓昭侯以申不害為相申不

害者鄭之賤臣也學黃老刑名以干昭侯昭侯用為相內脩

政教外應諸侯十五年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彊申子嘗

請仕其從兄昭侯不許曰所為學於子者欲以治國也今將

聽子之謁而廢子之術乎以其行子之術而廢子之請乎子

嘗教寡人修功勞視次第今有所私求我將奚聽乎申子請

罪曰君真其人也論申商法術東坡曰商鞅以法

刑必於民心賞有平慎法罰加乎奸令所謂法也因任而授官循

名而責實諒生殺之柄課羣臣之能所謂術也法者臣之所師而

術者君之所執也及韓非之學並取申商而兼用法之所止雖有

聖智不用也術之所操雖有父了不信也使人君據法術之自然

而無所復為此申韓所謂老子之道而實非也昭侯有弊袴命藏之侍者曰君亦不仁

者矣不賜左右而藏之昭侯曰吾聞明主愛一嚙一咲嚙音

作嚙秋感之嚙有為咲今袴豈特嚙咲哉吾必待

有功者○十九年秦商鞅築冀闕宮庭於咸陽秦隱曰冀闕

記也記列教令徙都之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為禁如

當於此門闕并諸小鄉聚集為一縣縣置令

丞凡三十一縣廢井田開阡陌阡音千陌音陌

平斗甬權衡丈尺通吐孔反方斛也○二十一年秦商鞅

更為賦稅濫行之皇紀○二十八年魏龐涓伐韓韓請救

於齊齊威王因起兵使田忌田嬰田盼將之孫子為師以救

韓直走魏都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魏人大發兵以太子申為

將以禦齊師魏韓世家文孫子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

勇而輕齊齊號為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濫百里而

趣利者蹶上將蹶居月反五十里而趣利者軍半至乃使齊軍

入魏地為十萬竈明日為五萬竈又明日為二萬竈龐涓行

齊虜魏太子申

備鞅說魏孝公伐

秦虜魏公子印

秦封鞅為商君

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與其輕銳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齊邑也馬陵道陜而旁多阻隘可伏兵陜也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此樹下於是令齊師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火舉而俱發龐涓果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以火燭之讀未畢萬弩俱發魏師大亂相失龐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剄剄自剄頸齊因乘勝大破魏師虜太子申出史傳○論小人嫉賢貽患於國呂曰小人如賢賊能禦下蔽上以成其私雖貽患於其國不暇顧計也消疾曠而刑之與蘇秦辱張儀無少異其始計惡其勝已耳不知激之使感憤為敵用貽其國之患也書云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是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其秦消之謂矣或曰欲除後患若李斯殺韓非則何如曰否如是者必有天殃斯所以盡忠而胡亥極刑也無已則若張保臯可矣保臯新羅人與鄭年者俱善聞保臯差不及年常齟齬不相下保臯既貴於其國鎮清海年去謁保臯保臯飲之極歡屬其國亂保臯遣年將兵誅反者其王遂徵保臯為相以年代之嗚呼賢於二三子遠矣○二十九年衛鞅言於孝公曰魏往年大破於齊諸侯畔之可因此時代魏魏必東徙然後秦據山河之固東鄉以制諸侯此帝王之業也孝公從之於是使鞅將兵伐魏魏使公子印將而禦之軍既相距衛鞅遺公子印書曰吾始與公子驩今俱為兩國將不忍相攻可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安秦魏之民公子印以為然乃相與會盟已飲而衛鞅伏甲士襲虜公子印因攻魏師大破之魏惠王恐使使獻河西之地於秦以和因去安邑徙都大梁乃嘆曰吾恨不用公叔之言事見八年秦封衛鞅商於秦隱曰商於二十五邑號曰商君出史鞅論商鞅非真能信本傳官曰司馬溫公嘗論商鞅能以徙木示信以謂信者人君之大寶也國實於民民實於信非信無以守民非民無以守國是故古之王者不欺四海伯者不欺四鄰故商鞅既信於徙木矣而其卒不能以成伯者孟子曰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鞅之信非真能信也假之者也假之猶可也惟假之未久而復歸之此其所以卒具無成也鞅之募民徙木而予之五十金可謂能信者矣至於與魏公子印會盟而飲而伏甲士以襲之鞅之信於此而敗也募民徙木以成之於其始襲公子印以欺之於其終烏在其能信哉○三十一年秦孝公薨子惠文王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發吏捕之商君亡之魏魏人不受復內之秦納讀商君乃與其徒之商於秦入攻殺之車裂以徇盡滅其家田史初商君相秦本傳

周顯王

商君論
因渭水
不赤

趙良言
奇君之
失

子思對
魏宣王
以仁義

用法嚴酷嘗臨渭論囚渭水盡赤為相十年人多怨之趙良

見商君商君問曰子觀我治秦孰與五殺大夫賢殺音古壯

奚自賣五殺皮為人養牛以是而要秦故號五殺大夫趙良曰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

諤諤僕請終日正言而無誅可乎商君曰諾趙良曰五殺大

夫荆之鄙人也穆公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國

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君案隱曰謂立晉

也一救荆禍其為相也勞不坐乘乘音食暑不張蓋行於國中

不從車乘不操干戈五殺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

謠春者不相杵相息亮反即杵不相之相杵呂反杵也今君之見也因嬖人景監

以為主其從政也凌轢公族凌閭承反本一作轢車轢也殘傷百

姓公子虔杜門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殺祝權而黥公孫賈詩

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此數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後

車載甲多力而駢脅者駢音滿眠反本一作駢脅造業反脅者為駢

乘持矛而操闔戟者闔吐臘反駢音滿旁車而趨傍音滿浪此一物不具

君固不出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案隱曰此是周書之言孔子所刪之餘此數

者非恃德也君之危若朝露而尚貪商於之富寵秦國之政

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賓客而不立朝秦國之所以收君

者豈其微哉商君弗從居五月而難作世史○三十二年韓

申不害卒出本○三十三年鄒人孟軻見魏惠王王曰叟不

遠千里而來亦有以利吾國乎孟子曰君何必曰利仁義而

已矣初孟子師子思嘗問牧民之道何先子思曰先利之孟

子曰君子所以教民亦仁義而已矣何必利子思曰仁義固

所以利之也上不仁則下不得其所上不義則下樂為詐也

此為不利大矣故易曰利者義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

德也此皆利之大者也出孟子及

臣光曰子思孟子之言一也夫惟仁者為知仁義之利不

仁者不知也故孟子之對梁王直以仁義而不及利者所

與言之人異故也

周顯子

蘇秦說燕

說趙王

蘇秦恐
敗從約
使張儀
入秦

說韓王

三十六年初洛陽人蘇秦說秦王以兼天下之術秦王不用其言蘇秦乃去說燕文公曰燕之所以不犯寇被甲兵者以趙之為蔽其南也且秦之攻燕也戰於千里之外趙之攻燕也戰於百里之內夫不憂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計無過於此者願大王與趙從親從子谷反即縱橫之縱天下為一則燕國必無患矣文公從之資蘇秦車馬以說趙肅侯曰當今山東之建國莫彊於趙秦之所害亦莫如趙然而秦不敢舉兵伐趙者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秦之攻韓魏稍蠶食之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於秦秦無韓魏之規則禍中於趙矣呼去聲竊為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為從親以畔秦令天下之將相會於洹水之上洹音和又子元反徐廣曰洹水出汲郡林慮縣約曰秦攻一國五國各出銳師或撓秦撓反撓也或救之有不如約者五國共伐之諸侯從親以擯秦擯必刃反棄也史記作賓周禮金路以賓讀作擯義異而音同故史記借用索隱注云為賓客之賓誤矣秦甲必不敢出於函谷以害山東肅侯大說厚待蘇秦尊寵賜資之以約於諸侯會秦使犀首伐魏犀首魏官名公孫孫衍為此官因號犀首猶虎牙將軍之稱大敗其師四萬餘人禽將龍賈取雕陰且欲東兵蘇秦恐秦兵至趙而敗從約念莫可使用於秦者乃激怒張儀入之於秦以上出史記蘇秦傳張儀者魏人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縱橫之術史只云李術縱子谷反蘇秦張儀俱事鬼谷子李縱橫之術蘇秦於六國主縱張儀於秦主橫蘇秦自以為為不及也儀游諸侯無所遇困於楚蘇秦故召而辱之儀怒念諸侯獨秦能苦趙遂入秦蘇秦陰遣其舍人齎金幣資儀儀得見秦王秦王說之以為客卿舍人辭去曰蘇君憂秦伐趙敗從約以為非君莫能得秦柄故激怒君激史作感使臣陰奉給軍資盡蘇君之計謀也張儀曰嗟乎此在吾術中而不悟吾不及蘇君明矣為吾謝蘇君蘇君之時儀何敢言於是蘇秦說韓宣惠王曰韓地方九百餘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彊弓勁弩利劍皆從韓出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陽成臯今茲効之明年又復求割地與則無地以

說魏王

說齊王

說楚王

秦初稱王
趙不稱王

給之不與則棄前功受後禍不戰而地已削矣韓王從其言

蘇秦說魏王曰大王之地方千里乃聽羣臣之說欲臣事秦

願大王熟察之魏王聽之蘇秦說齊王曰齊宣王也齊宣王也齊國

塞之國高誘曰四面有山關之固故曰四塞之國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粟如

丘山今秦之攻齊經乎亢父之險亢音抗邑名車不得方軌

騎不得比行此音毗義反次也秦雖欲深入則狼顧恐韓魏之

議其後也是故恫疑虛喝恫音通也懼也常息懼自云秦自疑懼不敢進兵

深料秦之無奈齊何而欲西面而事之是羣臣之計過也齊

王許之乃西南說楚威王曰楚天下之彊國也地方六千餘

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秦之

所害莫如楚楚彊則秦弱秦彊則楚弱其勢不兩立故為

大王計莫如從親以孤秦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楚衡合

則楚割地以事秦此兩策者相去遠矣大王何居焉楚王

亦許之於是蘇秦為從約長長反章并相六國北報趙車騎鞞

重鞞音持反載衣車也重直用反擬於王者本傳○三十七

年秦惠王使犀首欺齊魏與其伐趙以敗從約趙肅侯讓蘇

秦蘇秦恐請使燕必報齊蘇秦去趙而從約皆解出秦傳解

也散也○蘇秦不能主信義而諸侯皆曰蘇秦主縱說而張儀

以敵秦者謂之縱連諸侯以事秦者謂之橫蘇秦主縱說而張儀

為橫論天下共苦秦無道則主縱說者賢於為橫論者矣蘇秦

強而諸侯弱且諸侯六國愚智不同利害各異連縱不俱極故主

縱說者為難若持之以信如子負道官主之言無私來歎使兩義

俱安以諸和諸侯併力合謀拒秦東伐庶幾天下少安惜乎蘇秦

之為人妄誕反覆左右賣國罔爵賞以封已而已初不以天下為

心是以諸侯前却唯利是從縱約雖成未一年而敗自是之後秦

日益強而諸侯相繼破滅矣悲夫 四十二年趙肅侯薨子武靈王立置博聞師

三人左右司過二人○四十四年夏四月秦初稱王○四十

六年韓燕皆稱王趙武靈王獨不肯曰無其實敢處其名乎

令國人謂已曰君○四十八年王崩子慎靚王定立周○

齊王齊威王封田嬰於薛號曰靖郭君靖郭君言於齊王曰五

官之計不可不日聽而數覽也高誘曰計簿書也聽治也王從之已而厭

周顯王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留侯世家

東屯北嶺

杜甫

盜賊浮生困誅求異俗貧空村惟見鳥
首日未逢人步望風吹面看松露滴身
山四白首我地曾黃塵

則楚富地以事秦此兩策者推去遠矣大王何足為楚王

亦許之於是蘇秦為從約長張草并相六國北報趙車騎鞞

重載物車也行者之資也擬於王者本傳○三十七

年秦惠王使犀首欺齊魏與其伐趙以敗從約趙肅侯讓蘇

秦蘇秦恐請使燕必報齊蘇秦去趙而從約皆解秦傳

也散也論蘇秦不能主信義而諸侯皆曰戰國之時合諸侯

以敵秦者謂之縱連諸侯以事秦者謂之橫蘇秦主縱說而張儀

為橫論天下共苦秦無道則主縱說者賢於為橫論者矣蘇秦

強而諸侯弱且諸侯六國愚智不同利害各異連縱不俱極故主

縱說者為難若持之以信如子負道實主之言無私來歎使兩義

俱安以諸和諸侯併力合謀拒秦東伐庶幾天下少安惜乎蘇秦

之為人安誕反覆左右賣國罔爵賞以封已而已初不以天下為

心是以諸侯前却唯利是從縱約雖成未一年而敗自是之後秦

日益強而諸侯相繼破滅矣悲夫四十二年趙肅侯薨子武靈王立置博聞師

秦初稱王
趙不稱王

三人左右司過二人○四十四年夏四月秦初稱王○四十
六年韓燕皆稱王趙武靈王獨不肯曰無其實敢處其名乎
令國人謂已曰君○四十八年王崩子慎靚王定立周○
齊王齊威王也封田嬰於薛號曰靖郭君靖郭君言於齊王曰五
官一計不可不日聽而數覽也高誘曰計簿書也聽治也王從之已而厭

周顯王

子魯君
養士

子魯君
名重天
下

論孟
君非能
養士

子魯君
下受象
牀

兩用公
叔

之悉以委靖郭君靖郭君由是得專齊之權靖郭君有子四

十餘人其賤妾之子曰文文侗儻饒智略他學及問談靖郭

君以散財養士靖郭君使文主家待賓客賓客爭譽其美靖

郭君以文為嗣靖郭君卒文嗣為薛公號曰孟嘗君孟嘗君

招致諸侯遊士及有罪亡人皆舍業厚遇之索隱曰舍業亦有舍

事賓客也劉氏六舍音放存救其親戚食客常數千人各自以為

孟嘗君親已由是孟嘗君之名重天下山史子孟

臣光曰君子之養士以為民也易曰聖人養賢以及萬民

夫賢者其德足以敦化正俗其才足以頓綱振紀其明足

以燭微慮遠其彊足以結仁固義大則利天下小則利一

國是以君子豐祿以富之隆爵以尊之養一人而及萬人

者養賢之道也今孟嘗君之養士也不恤智愚不擇臧否

盜其君之祿以立私黨張虛譽上以侮其君下以蠹其民

是姦人之雄也烏足尚哉書曰愛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

此之謂也

孟嘗君聘於楚楚王遺之象牀登徒直送之不欲行謂孟嘗

君門人公孫戌曰象牀之直千金苟傷之毫髮則嘗君不

足償也足下能使僕無行者有先人之寶劍願獻之公孫戌

許諾入見孟嘗君曰小國所以能致相印於君者以君能振

達貧窮存亡繼絕故莫不悅君之義慕君之廉也今始至楚

而受象牀則未至之國何以待君哉孟嘗君曰善遂不受公

孫戌趨去未至中閨孟嘗君召而反之曰子何足之高志之

揚也公孫戌以實對孟嘗君乃書門版曰有能揚文之名止

文之過私得寶於外者疾入諫國策

臣光曰孟嘗君可謂能用諫矣苟其言之善也雖懷詐偽

之心猶將用之况盡忠無私以事其上乎詩云采芣采菲

無以下體孟嘗君有焉

韓宣惠王欲兩用公叔公叔為政問於繆留繆留六對曰不

兩用王

再改元
惠王

可晉用六卿而國分齊簡用陳成子及闞止而見殺魏及魏
用犀首張儀而西河之外亡今君兩用之其多力者內樹黨
其寡力者藉外權君臣有內樹黨以驕主有外為交以削地
君之國危矣國第戰○四十四年秦惠王稱王其後諸侯皆稱
王○四十五年秦惠王改其國十四年為元年古未有再改元孟始於此

秦紀

慎靚王 在位七年

名定顯王之子也

三年楚趙魏韓燕同伐秦攻函谷關秦人出兵逆之五國之
師皆敗走魏史始○四年齊大夫與蘇秦爭寵刺秦殺之本傳

張儀說魏襄王曰梁地四平無名山大川之限卒戍楚韓齊

趙之境守亭障者不下十萬梁之地勢固戰場也夫諸侯之
約從盟洹水之上結為兄弟以相堅也洹音袁說文水在齊魯間今親兄
弟同父母尚有爭錢財相殺傷而欲恃蘇秦反覆之餘謀其

六

不可成亦明矣魏王乃倍從約而因儀以請成于秦張儀歸
復相秦本傳○五年巴蜀相攻擊俱告急於秦秦惠王欲伐

蜀以為道險隘難至而韓又來侵司馬錯請伐蜀繼反張儀
曰不如伐韓下兵三川攻新城宜陽以臨二周之郊挾天子

以令於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臣聞爭名者於朝爭
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而王不爭焉顧爭於

戎翟去王業遠矣司馬錯曰不然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彊
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臣願先從事於易夫蜀西

僻之國以秦攻之聲言使豺狼逐羣羊得其地足以廣國取其財
足以富民而又有禁暴止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惡名也不

如伐蜀惠王從錯計起兵伐蜀取之蜀既屬秦秦益疆厚輕
諸侯國策○蘇秦弟代厲亦以遊說顯於諸侯燕相子之與

蘇代婚欲得燕權蘇代使於齊而還燕王噲問曰噲苦大夫反
齊王其霸乎對曰不能王曰何故對曰不信其臣於是燕王

秦取
蜀

上貞觀王

燕王諱
國於子
之

專任子之鹿毛壽謂燕王曰

劉伯莊云鹿毛壽三字孟人姓名又作潘壽而春秋後語作唐毛

壽徐廣曰一作唐毛

人之謂堯賢者以其能讓天下也今以國讓子之

是王與堯同名也燕王因屬國於子之

屬之欲反委子之南面也猶付也

子之南面

行王事而噲老不聽政顧為臣國事皆決於子之家

出史燕世家及戰國

○六年王崩子赧王延立

入注附音司馬溫公資治通鑑卷之一

入注附音司馬溫公資治通鑑卷之二

周紀

赧王

在位五十九年

名延慎觀王之子也

元年燕太子之為王三年國內大亂燕太子平使將軍市被攻

子之不克反攻太子構難數月齊王伐燕取子之臨呼

齊伐燕取子之

王昭王於破燕之後即位弔死問孤與百姓同甘苦卑身厚

幣以招賢者謂郭隗曰隗五齊因孤之國亂而襲破燕孤極

昭王卑身以招賢者

知燕小力少不足以報然誠得賢士與其國以雪先王之耻

孤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郭隗曰古之人君有以千

金使涓人求千里馬者馬已死買其首五百金而返君大怒

涓人曰死馬且買之況生者乎馬今至矣不期年千里之馬

至者三今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況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

於是昭王為隗改築宮而師事之於是士爭趣燕趣劉伯莊音遠喻切

樂毅自魏往劇辛自趙往昭王以樂毅為亞卿任以國政

國策末句不同論昭王操心危慮患深臣曰燕嘗讓國於子之而太子平不得立及齊以兵滅燕而後子平立子平曰人之有德

慧習術者常有平疾痲痲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

連昭王能弔死問孤與百姓同甘苦卑身厚幣以招賢者蓋出於

操心之危慮患之深者也當齊之破燕也齊王問子以力乘之

國伐力乘之國五旬而卒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破取之

何如孟子則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

燕人因子會子之之亂如滅水火則望齊之極也齊王不能施仁

政如水益深如火益熱當此之時昭王能與百姓同甘苦則破燕

人之水火而之齊者今復遭齊之水火而赴燕矣此其未幾而又

復破齊矣○四年秦惠王使人告楚懷王請以武關之外易黔中

地楚王曰願得張儀而獻黔中地張儀善楚變臣靳尚變卑

義而得卓者靳尚得事幸姬鄭袖袖之言王無不聽者遂往

王乃赦張儀而厚禮之張儀因說楚王曰夫為從者無以異

驅羣羊而攻猛虎不格明矣格各頡反其字自此平說文擊也今

張儀說楚王

說齊王

說趙王

說燕王

天下爭慕儀秦之術

秦使甘茂約魏伐韓

從復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國無異垂千鈞之重於鳥卵之上必無幸矣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據宜陽塞成臯則反則王之國分矣為大王計莫如事秦而攻楚韓王許之張儀歸報秦王封以六邑號武信君復使東說齊王曰從人說大王者從合者必曰齊蔽於三晉地廣兵彊雖有百秦將無柰齊何今秦楚嫁女娶婦為昆弟之國韓獻宜陽梁效河外趙王入朝割河間以事秦大王不事秦秦驅韓梁趙攻齊雖欲事秦不可得也齊王許張儀張儀去西說趙王曰大王收率天下以擯秦秦兵不敢出函谷關十五年大王之威行於山東今楚與秦為昆弟之國而韓梁稱東藩之臣齊獻魚鹽之地此斷趙之右肩也夫斷右肩而與人鬪失其黨而孤居求欲無危得乎為大王計莫如與秦王面約常為兄弟之國趙王許之張儀乃北說燕王曰大王不事秦秦下甲雲中九原驅趙而攻燕則易水長城非大王之有也燕王請獻常山之尾五城以

和張儀歸報未至咸陽秦惠王薨子武王立武王自為太子時不說張儀及即位羣臣多毀短之諸侯聞儀與秦王有隙皆畔衡復合從出史儀傳。五年張儀相魏一歲卒出史儀與蘇秦皆以縱橫之術遊諸侯致位富貴天下爭慕效之又有魏人公孫衍者號曰犀首亦以談說顯名其餘蘇代蘇厲周最樓緩之徒紛紛編於天下務以辨詐相高不可勝紀而儀秦衍最著。七年秦王使甘茂約魏以伐韓茂還息壤曰宜陽大縣其實郡也今王倍數險行千里攻之難魯人有與曾參同姓名者殺人入告其母其母織自若也及三人告之其母投杼下機踰牆而走稱直曰一反機之持緯者也臣之賢不若曾參王之信臣又不如其母疑臣者非特三人臣恐大王之投杼也魏文侯令樂羊將而攻中山三年而拔之反而論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曰此非臣之功君之力也今臣羈旅之臣也羈居直反張晏謂高誘計云疾其滑南之陰鄉其里曰羈寄旅客也擣里子擣音極木名擣里子名疾秦惠王之

秦主与
并茂盟

趙武靈
王胡服

趙武靈
王詐為
使入秦

有大傳故號曰擣里子公孫奭拔韓而議之王必聽之是王

欺魏王而臣受公仲侈臣之怨也王曰寡人弗聽乃盟於

息壤秋甘茂庶長封帥師伐宜陽秦紀八年甘茂攻宜陽

五月而不拔擣里子公孫奭果爭之秦王召甘茂欲罷兵甘

茂曰息壤在彼王曰有之因悉起兵以佐甘茂斬首六萬遂

拔宜陽韓公仲侈入謝於秦以請平本傳○秦武王好以力

戲力士任鄙為獲孟說皆至大官八月王與子孟說舉鼎絕脈

而薨脈也亦作膈王無子異母弟稷立是為昭襄王秦傳○

趙武靈王北略中山之地西至河登黃華之上與肥義謀胡

服騎射以教百姓國人皆不欲公子成稱疾不朝王使人請

曰制國有常利民為本從政有經令行為上明德先論於賤

而從政先信於貴故願慕效公叔之義以成胡服之功也公

子成曰臣聞中國者聖賢之所教也禮樂之所用也遠方之所

觀赴也蠻夷之所則效也今王捨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道

逆人之心臣願王熟圖之王自往請之曰吾國東有齊中山北

有燕東胡胡北狄也其國在胡西有樓煩胡地名秦韓之邊今無

騎射之備則何以守之寡人變服騎射欲以備四境之難公子

成聽命乃賜胡服明日服而朝於是始出胡服今而招騎射焉

臣光曰武靈王不顧流俗變胡服習騎射以制林胡滅中

山大啓土宇威加疆秦可謂賢君矣及溺於嬖寵欲分國

以王二子卒餓死沙丘宮佚慾之為敗也如此夫趙以三

棄廉頗李牧使宗廟不血食言之可為長教矣

十六年趙武靈王自號主父主父欲使子治國身胡服將士

大夫西北略胡地將自雲中九原南襲咸陽於是詐自為使

者入秦欲以觀秦地形及秦王之為人秦王不知已而怪其

狀甚備非人臣之度使人逐之主父行已脫閔矣審問之乃

主父也秦人大驚出史記無秦○秦王遣楚王書曰始寡人

趙武靈王

秦昭王
懷王

子墨子
效雞鳴
雙關

公孫龍
善下詞
於鄭孔

與王約為弟兄盟於黃棘太子入質至驪也太子陵殺寡人之重臣不謝而亡去寡人誠不勝怒使兵侵君王之邊今願與君王會武關而相約結盟而去楚王患之欲往恐見欺欲不往恐秦益怒昭睢曰昭姓也非母行而發兵自守爾秦虎狼也有非諸侯之心不可信也懷王之子子蘭勸王行王乃入秦至則閉關劫之要以割巫黔中郡要音楚王不許秦人留之史楚十七年秦王聞孟嘗君之賢使涇陽君為質於齊以請孟嘗君來入秦秦王以為丞相或謂秦王曰子墨嘗君相秦必先齊而後秦秦其危哉秦王乃以樓緩為相囚孟嘗君欲殺之子墨嘗君使人求解於秦王幸姬姬曰願得君狐白裘子墨嘗君有狐白裘已獻之秦王無以應姬求客有善為狗盜者入秦藏中藏才浪反物盜狐白裘以獻姬姬乃為之言於王而遣之王後悔使追之子墨嘗君至關關法雞鳴而出客時尚早追者將至客有善為雞鳴者野雞聞之皆鳴子墨嘗乃得脫歸出子而嘗君傳論道德禮義之士蘇曰田文所實禮二人幾不脫於死當是之時雖道德禮義之士無所用趙王封其弟譽為平原君平原君好士食客常數千人有公孫龍者按漢書藝文志公孫龍子十四篇注云即為堅白之辯者又按成元英莊子疏云公孫龍者守白論行於此堅白即守白也言堅執其說而守之亦如墨子墨守之義蓋將合異以為同故曰同異平原君客之孔穿自魯適趙與公孫龍論臧三耳三耳者如莊且之說今推廣莊子疏謂數起於一與言為二二上與一為三三各雖立然竟無實跡故雖可為三必則今兩耳三耳皆不道是一說耳主聽兩耳形也兼聽而言龍其辯析子高弗應守高明日復見平原君曰今謂三耳甚難而實非也謂兩耳甚易而實是也不知君將從易而足者乎其亦從難而非者乎平原君無以應明日謂公孫龍曰公無復與孔子高辯事也其人理勝於辭公辭勝於理終必受訛齊鄉衍過趙平原君使與公孫龍論白馬非馬之說此亦莊子所載狗非犬之說疏云狗之

人名實離則彼謂狗異於犬也又墨子曰狗也然猶非狗犬也
大有與白馬非馬之說同公孫龍之辨皆詳勝於理今具載其言
者蓋聽言之道不可不察也 鄒子曰不可夫辯者別殊類別筆列反異也 使不相

害序異端使不相亂抒意通指指上與反指也 知焉不務相迷也故勝者不失
其所守不勝者得其所求若其故辯可為也及至煩文以相

假飾辭以相博博都昆反通依數 巧譬以相移引人使不得
及其意如此害大道夫繳紛爭言而競後息繳紛爭言而競後息其言與人相戾

紛然而爭欲人先出務在人後紛然而爭欲人先出務在人後 不能無害君子術不為也座皆
稱善公孫龍由是遂絕絕下也又作絕 十八年楚

懷王亡歸秦人追及之以歸 十九年楚懷王發病薨於秦
秦人歸其喪楚人皆憐之如悲親戚諸侯由是不直秦○二

十三年楚襄王迎婦于秦楚世家 臣光曰其哉秦之無道也殺其父而劫其子楚之不競也
忍其父而婚其讎嗚呼楚之君誠得其道臣誠得其人秦

楚失其道而後
於敵

雖疆焉得陵之哉善乎荀卿論之曰夫道善用之則百里
之地可以獨立不善用之則楚六千里而為讎人役故人

主不務得道而廣有其勢是其所以危也
二十九年宋有雀生於城之隅鶴劉向說苑作鶴字林 史占

之曰吉小而凶巨必霸天下宋康王喜起兵滅滕伐薛以上
用東敗齊南敗楚西敗魏軍與齊魏為敵國史 乃愈自信

宋康王
自信其
霸

其霸射天啓地斬社稷而焚滅之史 以示威服鬼神為長
夜之飲於室中天下之人謂之桀宋齊湣王起兵伐之宋王

奔魏死於温世說○論宋無文德而有武功言曰古人有言
心離有武功則隣敵懼以離叛之民當戒懼之敵豈能禦乎息伐

黃使來
殺伐齊

晉欲并二周為天子燕昭王日夜撫循其人乃與樂毅謀伐
齊仲世家 諸侯患齊王之驕暴皆爭合謀出樂毅傳 三十一年
燕王悉起兵以樂毅為上將軍并將秦魏韓趙之兵以伐齊

齊湣王悉國中之衆以拒之戰于濟西齊師大敗濟水之西

齊劇辛曰齊大而燕小宜及時攻取其邊城以自益此長久之利也樂毅曰齊王伐功矜能謀不逮下發黜賢良信任諂

諛政令矣虐百姓怨對若因而乘之齊可圖也若不遂乘之

待彼改過而撫其民則難慮也遂進軍齊人大亂失度湣王

出走樂毅入臨淄取寶祭器輸之於燕燕王封樂毅為昌國

君遂使留徇齊城之未下者齊王走莒楚使淖齒弑之以上

魏傳及田敬仲世家文毅聞畫邑人王蠋賢畫胡卦反齊西

小異淖竹角反姓也毅聞畫邑人王蠋賢南近邑蠋味玉

反今軍中環畫邑三十里無入使人請蠋蠋謝不往燕人曰

不來吾且屠邑蠋曰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齊王不

用吾諫故退而耕於野國破君亡吾不能存而又欲劫之以

兵吾與其不義而生不若死遂經其頸而死田史田燕師乘

勝長驅齊城皆望風奔潰樂毅修整燕軍禁止侵掠力力

也求齊之逸民顯而禮之實其賦斂除其暴令修其舊政齊

民喜悅祀相公管仲於郊表賢者之間封王蠋之墓六月之

間下齊七十餘城皆為郡縣○三十二年齊王臣相與求湣

王子法章立以為齊王保莒城以拒燕田史田敬○趙王得

楚和氏璧秦昭王欲之請易以十五城趙王以問藺相如對

曰秦以城求璧而王不許曲在我矣我與之璧而秦不與我

城則曲在秦趙願奉璧而往使秦城不入臣請完璧而歸相

如至秦秦王無意償趙城相如乃給秦王復取璧給從在遣

從者懷歸趙而以身待命於秦秦王賢而弗誅禮而歸之趙

王以相如為上大夫趙相如傳○三十四年楚欲與齊韓共

伐秦因欲圖周王使東周武公謂楚令尹昭子曰西周之地

絕長補短不過百里名為天下共主宗於周為諸侯主列裂其地

不足以肥國得其衆不足以勁兵雖然攻之者名為弑君然

而猶有欲攻之者見祭器在焉故也今子欲誅殘天下之共

主居三代之傳器器南則兵至矣於是楚計輟不行田史田○三

樂毅請
王蠋不
行

樂毅下
齊七十
餘城

法章立
保莒於
拒燕

相如全
璧歸趙

武公輟
之計

周周報王

秦趙通
池之會

相如引
車避燕
頗

齊用田
單為將

昭王不
聽說毅
之言

十六年秦王會趙王於河外滹池通滹善王與趙王飲酒酣

秦王請趙王鼓瑟趙王鼓之藺相如復請秦王擊缶尾器秦

王不肯相如曰五步之內臣請以頸血濺大王矣滹音箭說

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王不擇為一擊缶

罷酒秦終不能有加於趙趙人亦盛為之備秦不敢動趙王

歸國以藺相如為上卿位在廉頗之右廉頗曰我為趙將有

攻城野戰之功藺相如素賤人徒以口舌而位居我上吾羞

不忍為之下宣言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之每朝常稱

病不欲爭列出而望見輒引車避匿其舍人皆以為耻相如

曰子視廉將軍孰與秦王曰不若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

相如廷叱之辱其羣臣相如雖驚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

彊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

鬪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為此者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廉

頗聞之肉袒負荆至門謝罪袒徒旱久脫遂為刎頸之交也

傳如初燕人攻安平臨淄市掾田單在安平使其宗人皆以

鐵籠傅車轆籠盧東及以鐵籠申軸也傳音附及城潰人爭

門而出皆以軸折車敗為燕所禽獨田單宗人以鐵籠得免

遂犇即墨是時齊地皆屬燕獨莒即墨未下樂毅圍即墨即

墨大夫出戰而死即墨人曰安平之戰田單宗人以鐵籠得

全是多智習兵因共立以為將以拒燕也田樂毅圍二邑三

年而猶未下或讒之於燕昭王曰樂毅智謀過人伐齊呼吸

之間尅七十餘城今不下者兩城爾非其力不能技欲久仗

兵威以服齊人南面而王爾今齊人已服所以未發者以其

妻子在燕故也且齊多美女又將忘其妻子願上圖之昭王

於是置酒大會引言者斬之賜樂毅妻以后服賜其子以公

子之服遣國相立樂毅為齊王樂毅惶恐不受拜書以死自

誓由是齊人服其義諸侯畏其信莫敢復有謀者本傳无頃

之昭王薨惠王立惠王自為太子時嘗不快於樂毅田單聞

田單殺
反間

惠王使
騎劫代
樂毅

田單詐
無有神
破燕

田單火
牛

之乃縱反間曰樂毅與燕新王有隙畏誅而不敢歸以伐齊
為名齊人唯恐他將來即墨殘矣燕王已疑得齊反間乃使

騎劫代將趙也燕將反而召樂毅毅遂奔趙論中毅明於禮義

重功利而輕禮義燕將反至於戰國在朝者皆權謀之臣不復見有

道之士樂毅顯於燕雖以功利稱而深明禮義有王佐之風此所

以觀然獨高於戰國也夏侯太初嘗論無毅可以與王者之業

其矣惜乎謂毅不速拔呂即墨二城以爲欲勝天下故後世議者

多非之周公制禮為舊君服孔子去魯以微罪行忠厚之至也戰

國之世雖知者未必識其意而毅獨有焉其答惠王書則曰古之

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繫其名蓋以微罪行之意也當

在趙也趙欲與之伐燕趙之徒隸况國乎蓋為舊君服之意也嗚

呼毅深明禮義至此若夫破齊之功亦餘事耳乃以二城存亡論

之誤矣毅之力足以拔一城而不肯拔與夫力不足以拔一城而

不拔是計功利而已在毅皆不足道也董生曰君子正其義而不

謀其利明其道而不計其功燕將士由是憤惋不和田單令城

中人食必祭其先祖於庭飛鳥皆翔舞而下燕人怪之田單

因宣言曰當有神師下教我有一卒曰臣可以為師乎因反

走田單起引還坐東鄉師事之卒曰臣欺君田單曰子勿言

也因師之每出約束必稱神師乃宣言曰吾唯懼燕軍之劓

所得齊卒鬪魚器反置之前行近戶郎反即墨敗矣燕人聞

之如其言城中見降者盡劓皆怒堅守唯恐見得單又縱反

間言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可為寒心燕軍如其言齊人

從城上望見皆涕泣其欲出戰怒自十倍田單知士卒之可

用乃身操版鍤澠倉刀反與上卒分功妻妾編於行伍之

間盡散飲食饗士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約降乘神

登城而守也燕軍益懈田單乃收城中得牛千餘為絳繒衣繒自

赤色畫以五采龍文束兵刃於其角而灌脂束葦於其尾墮

鬼反燒其端繫城數十仞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

執怒而奔燕軍燕軍大驚視牛皆龍文所觸盡死傷而城中

鼓譟從之譟先利也老弱皆擊銅器為聲聲動天地燕軍大

駭敗走齊人殺騎劫追亡逐北所過城邑皆叛燕復為齊齊

七十餘城皆復焉乃迎襄王於宮入臨淄封田單為安平君

田單趙王封樂毅於觀津尊寵之觀音以警動於燕齊燕

周振王

趙對樂毅以敬言

仲連言田單攻狄不下

田單攻狄下之

趙奢收租稅

趙奢解秦關與之圍

惠王乃使人讓樂毅且謝之樂毅報書曰夫免身立功以明

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誹謗隨先王之名臣之所

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為利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古之

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繫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

於君子矣禮入唯君王之留意焉於是燕王復以樂毅子間

為昌國君間音而樂毅往來復通燕交於趙歸曰望諸君禮

本傳望諸譯名不齊地後為趙所有樂毅自齊奔趙齊八以此號之亦其所從也戰國策望諸作藍

狄往見魯仲連仲連曰將軍攻狄不能下也田單曰臣以即

墨破之餘卒被萬乘之燕復齊之墟今攻狄而不下何也上

車弗謝而去遂攻狄三月不克田單乃懼問魯仲連仲連曰

將軍之在即墨坐則織蓐蓐求位反立則杖錘為士卒倡當

此之時將軍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所以破燕也今將軍

東有滾邑之奉西有淄上之娛黃金橫帶而騁乎淄澠之間

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也田單曰單之有心先生志

之矣明日乃厲氣循城立於矢石之所援枹鼓之枹風無反擊鼓杖也

狄人乃下出蘇子古史本傳○四十四年趙田部吏趙奢收租稅平

原君家不肯出趙奢以法治之殺平原君用事者九人平原

君怒將殺之趙奢曰君於趙為貴公子今縱君家而不奉公

則法削國弱諸侯加兵是無趙也君安得有此富乎以君之

貴奉公如法則國彊趙固而君為貴戚豈輕於天下邪平原

君以為賢言是於王王使治國賦國賦太平民富而府庫實

田史奢奢本傳○四十五年秦伐趙圍關關於高反與音頂趙王

召廉頗樂乘而問之樂音出山廉食皆曰道遠險陜難救問趙

奢奢曰道路險陜譬猶兩鼠鬪於穴中將勇者勝將平声將方來也

王乃令趙奢將兵救之去邯鄲三十里而止留二十八日不

行得秦間善遣之已遣秦間卷甲而趨一日一夜而至去關

與五十里而軍軍壘成秦師聞之悉甲而往許歷趙軍請曰請曰

先據北山上者勝後至者敗趙奢許諾即發萬人趨之秦師

後至爭山不得上趙奢縱兵擊秦師秦師大敗解圍與而還

趙王封奢為馬服君 馬服君號也服虔曰趙奢者為趙將與

廉藺同位以許歷為國尉初魏人范雎 魏人范雎

大夫須賈須姓也乃使於齊齊襄王聞其辯口私賜之金及

半酒須賈以為雎以國陰事告齊也歸而告其相魏齊魏齊

怒笞擊范雎折脅指齒折之列反斷也 齊業反說文兩勝也

雎佯死雎音卷以箒置廁中箒音反革反索隱使客醉者更弱

之更音庚弱以懲後令無妄言者范雎告守者得出更名姓

曰張祿秦謁者王稽使於魏范雎夜見王稽稽潛載與俱歸

薦之於王王見之於離宮官者曰王至范雎謬曰謬音廖幼秦

安得王秦獨有太后穰侯爾穰侯魏冉王微聞其言乃屏左右跽

而請曰跽音必即反跽其事無大小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

悉以教寡人無疑也范雎曰以秦國之大士卒之勇以治諸

侯譬若走韓盧而搏蹇兔也蹇音伯而閉關十五年不敢窺兵

山東者是穰侯為秦謀不忠而大王之計亦有所失也王跽

曰願聞失計雎曰夫穰侯越韓魏而攻齊剛壽非計也齊湣

王南攻楚破軍殺將再辟地千里辟拓而齊尺寸之地無得

焉者豈不欲得地哉形勢不能有也諸侯見齊之罷敝起兵

而伐齊齊幾於亡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今王不如遠交而

近攻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今夫韓魏中國之

處而天下之樞也樞音微口反止也樞王若欲霸必親中國以為

天下樞以威楚趙楚趙皆附齊必懼矣齊附則韓魏因可虜

也王曰善乃以范雎為客卿與謀軍事西史范○四十九年

秦拔魏邢丘范雎日益親用事因承間說王曰間音居竟反謂

時也說臣居山東時聞齊之有孟嘗君不聞有王聞秦有太

后穰侯不聞有王夫擅國之謂王能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

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國不危者未之有也

王以為然於是廢太后逐穰侯以范雎為丞相封為應侯

范雎為秦相

雎請處交而近

雎言秦獨有大后穰侯

范雎魏人秦

須賈
抱有故人
人意

睢真
傾危之士

馮亭
以
上黨歸
趙

秦
黨

傳○魏王使須賈聘於秦應侯敝衣間步而往見之須賈驚

曰范叔固無恙乎留坐飲食取一綈袍贈之綈田梨木反厚細遂為須

賈御而至相府曰我為君先入通於相君須賈怪其久不出

問於門下門下曰無范叔鄉者吾相張君也須賈知見欺乃

膝行入謝罪應侯坐責讓之且曰爾所以得不死者以綈袍

戀戀尚有故人之意爾乃大供具請諸侯賓客坐須賈於堂

下置莖豆其前而馬食之座且卧反斬也使歸告魏王曰速

斬魏齊頭來不然且屠大梁賈還以告魏齊魏齊奔趙匿於

平原君家出傳○五十年秦宣太后薨九月穰侯出之陶出穰侯傳

臣光曰穰侯援立昭王除其災害薦白起為將南取鄢郢

而事秦秦益疆大者穰侯之功也雖其專恣驕貪足以買

禍亦未至盡如范雎之言若睢者亦非能為秦忠謀直欲

得穰侯之處穰侯為相故搯其吭而奪之爾穰乙革反說文搯也遂

使秦王絕母子之義失舅甥之恩要之睢真傾危之士哉

五十二年秦武安君伐韓武安君起也拔野王上黨路絕上黨守

馮亭與其民謀曰秦兵日進韓不能應不如以上黨歸趙趙

受我秦必攻之趙被秦兵必親韓韓趙為一則可以當秦矣

乃遣使告趙出史白趙王以告平陽君豹對曰韓氏所以不

入於秦者欲嫁禍於趙也不如勿受出史趙王以告平原君

平原君請受之出史白王乃使平原君往受地以萬戶郡三封

其太守馮亭垂涕不見使者曰吾不忍賣主地而食之也出史

○五十五年秦左庶長王齕齕胡攻上黨拔之上黨民走

趙走音奏趨趨也論秦并天下在得上黨之地林曰陳瑩中曰

秦之與六國爭天下六國之所以卒并於秦者以秦知天下之

勢而六國不知天下之勢故也秦人據穀函之固百二之險號為

金城千里之固其勢可為利便矣而又得上黨之地蓋上黨者天

下之脊也故爭上黨者不以其地之脊而據之則安得而不并之

於秦乎夫天下之地惟上黨最為高故號為天下脊譬如人鬮

者先拊其背則人安能而與之抗哉夫秦之所以能并天下以其

國脈主

在於取上黨之時矣上黨者後世潞州是也豈惟秦之所并在於
取上黨之地為然後世之所以取天下者其端亦出於此唐李德
裕為武宗謀平河朔三鎮以謂先平澤潞討劉鎮澤路既平而後
三鎮可服宋朝太祖之欲削平藩叛建隆元年先征澤潞而後
下李平澤潞既平藩偽之因以次臣服以此○趙廉頗軍於長
知之則秦之并天下實在於取上黨之地也

平以按據上黨音王齧因伐趙趙軍戰數不勝音廉

頗堅壁不出趙王以頗失亡多而更怯不戰怒數讓之應侯

使人曰秦之所畏獨畏馬服君之子趙括為將爾廉頗易與

且降矣趙王遂以趙括代頗將以上出藺相如曰王以名使

括若膠柱鼓瑟括徒能讀其父書傳傳直不知合變也王不

聽初趙括自少時學兵法以天下莫能當嘗與其父奢言兵

事奢不能難然不謂善括母問其故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

言之趙若將括破趙軍者必括也及括將行其母上書言括

不可使王曰何以對曰始妾事其父時為將身所奉飯而進

食者以十數所友者以百數王及宗室所賞賜者盡以與軍

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為將東鄉而朝軍吏

無敢仰視之者王所賜金帛歸藏於家而日視便利田宅可

買者買之王以為如其父父子異心願王勿遣王曰吾已決

矣母曰即有不稱妾請無隨坐王許之以上出秦王聞括為

趙將乃陰使武安君為上將而王齧為裨將裨類彌反令軍

中有敢泄武安君將者斬趙傳趙括至軍悉更約束誦平易

置軍吏趙括出兵擊秦武安君佯敗而走張二奇兵以劫之

趙括乘勝追造秦壁堅拒不得入奇兵絕趙軍之後趙人乏

食請粟于齊齊王弗許周子曰夫趙之於齊楚扞蔽也猶齒

之有唇也唇亡則齒寒今日亡趙明日患及齊楚矣救趙之

務宜若奉漏甕沃焦釜然齊王弗聽世用敬趙軍食絕四十

六日皆內陰相殺食趙括自出銳卒搏戰秦人射殺之趙師

大敗卒四十萬人皆降武安君曰秦已拔上黨上黨民不樂

為秦而歸趙趙卒反覆非盡殺之恐為亂乃挾詐而盡坑殺

之遺其小者二百四人歸趙前後斬首虜四十五萬人趙人

趙括與

趙括讀
父書不
知變

括母上
書言括
不可用

大震也起傳。論趙王不知人趙括不自知言曰為君之道貴

其材受任使是以辭有敗事而國家皆安出唐太宗謂長孫无忌

攻戰非所長而具嚴峻辭據陸口是為得之甚哉趙襄王之不

知人趙括之自不知也括之為將其父知其不可其母知其不可

內之謀臣知其不可外之敵國知其不可獨王與括不知爾正不

知人而妄任使故危其社稷括不自知而妄受任使故覆其宗族

傳曰自知曰明知人曰括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趙之君臣可

謂不知不哲矣烏能免哉。論民死鋒鏑惟不嗜殺人者能一之

呂回戰國七而秦居其一秦刑多矣而白起居其一趙九為秦將

其技魏拔郢等四戰皆不記斬級伊闕之戰斬首二十萬華陽

於河及破趙括括長平又坑降卒四十五萬斬首虜四十五萬人

殺母慮百餘方白起一將并財二十八死其所殺如此則王翦王

賈蒙恬內火勝之徒老將所殺可勝計哉秦將所殺如此則六國

之將如廉頗李牧拒秦而力相當者所殺亦必不少也嗚呼當是

之時天下之民不死鋒鏑者幾希梁襄王問孟子曰天下烏乎定

對曰定於一曰孰能一之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秦嗜殺人自古

最甚欲以一天下是猶却行而求。五十六年子順者孔子六

前也雖得而并其所有失之宜矣。五十六年子順者孔子六

世孫也初魏王聞子順賢遣使者奉金帛聘以為相魏王郊

迎之子順改變寵之官以事賢才奪無任之祿以賜有功諸

喪職秩者咸不悅乃造謗言文咨以告子順子順曰民之不

可與慮始久矣子產相鄭三年而後謗止吾先君之相魯人

魏王聘子順為相

子順不尸祿位

誦曰麤裘衣而芾投之無戾芾而麤裘投之無郵麤綿披反鹿

又說文謂也芾力結反曲也郵于求反訓各不及三月政化既

成民又誦曰裘衣章甫實獲我所章甫裘衣惠我無私文咨

喜曰今乃知先生不異乎聖賢矣子順相魏凡九月陳大計

輒不用乃喟然曰言不見用居官食祿是尸位素餐餐上吾

罪深矣退而以病致仕寢於家新垣固請曰賢者所在必興

化致治今子相魏未聞異政而即自退何去之速也子順曰

今秦有吞食天下之心以義事之固不獲安救亡不暇何化

之興昔伊摯在夏呂望在商而二國不治豈伊呂之不欲哉

勢不可也當今山東之國敝而不振三晉割地以求安二周

折而入秦燕齊楚已屈服矣以此觀之不出二十年天下其

盡為秦乎也魏齊家抵虞鄉虞鄉奔相印與魏齊俱走

大梁論湯公所載與史記吳蘇黃門司馬廷詭卿與趙謀事皆

長平後一歲也必有據依

載其事於報王五十六年破五十七年秦以王陵攻邯鄲武

毛遂自薦於平原君

毛遂處囊頭脫

毛遂定從

安君曰邯鄲實未易攻也且諸侯之救日至破秦軍必矣辭疾不行乃以王齧代王陵趙王使平原君求救於楚平原君約其門下食客文武備具者二十人與之俱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毛遂自薦於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世也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於此矣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爾使遂蚤得處囊中音早也乃穎脫而出穎未芒鑽了突脫突也非特其末見而已平原君乃與之俱十九人相與目笑之平原君至楚與楚王言合從之利害日出而言日中不決毛遂按劍歷階而上謂平原君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爾今日中不決何也楚王怒叱曰胡不下吾與而君語汝何為者也毛遂按劍而前曰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國之眾也今十步之內王不得恃楚國之眾也王之命懸於遂手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今以楚之疆天下弗能當白起小豎子爾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而趙之所羞而王弗知惡焉合從者為楚非為趙也楚王曰唯唯誠若先生之言謹奉社稷以從毛遂謂楚王之左右曰取雞狗馬之血來毛遂奉銅盤而跪進之楚王曰王當歃血而定從戰所甲反歃血也餘者壘之故云歃所謂盟者如是次者吾君次者遂遂定從於殿上毛遂左手持盤血而右手招十九人歃血於堂下曰公等錄錄錄音錄王師云錄借字老子曰碌碌如玉落落如石言王之混石不可以一二數所謂因人成事者也平原君已定從而歸至於趙曰勝不敢復相天下士矣遂以毛遂為上客於是楚王使春申君黃將兵救趙平原君

周禮

君傳○論六國從橫之議猶豫不決東坡曰日出而言日中而尤不決此六國之所以敗也蓋從之利害兩言而決耳縱則為利不縱則為害也非有甚高而難見何日出而言日中而猶不決哉當戰國之時天下之大國七而秦居其一秦之兵力不足當六國然六國卒為秦之所并者蓋秦有早正素定之謀而六國猶豫不決故也猛虎之猶豫不如蜂蟻之致螫孟賁之狐疑不如童子之必至秦人之遠交近攻蓋數十年而不易也六國之為計今日之縱不能保其明日之不為橫明日之橫不能保其後日之不為縱其何以能敵遠交近攻蚤正素定之秦哉○論六國為從之利又曰觀毛遂之說楚為合縱之計以謂合縱者為楚非為趙也其此

魏无忌
虛左迎
侯生

无忌奪
晉郤兵
救趙

无忌大
破秦軍

蘇秦說六國之計其言可謂兩尺也夫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情也同舟而遇風波湖越之人可使相救如左右手六國之勢以其情言之則如兄弟之外禦其侮以其勢而論之則如同舟而遇風波然而雖其情之與勢如此而六國乃為橫而不為縱可謂至遇矣彼六國之所以為橫而不為縱者徒以爲韓趙魏三國力不足以當秦以至折而入於秦齊楚燕三國雖不受秦之兵而韓趙魏况亡存楚燕將安之哉故合縱者其迹類於爲趙其實爲楚楚存則楚存趙亡則楚亡使六國之人知韓趙魏之於齊楚燕如兄弟之外禦其侮同舟而遇風波彼此利害之勢均則爲縱而不爲橫矣今也一之於橫以兵而抗秦力不敵而爲秦所并此秦之所以卒一其天下而六國不免於亡也

初魏公子無忌仁而下士致食客三千人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爲大梁夷門監者公子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侯生侯生上載不讓公子執轡愈恭謂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願枉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見其客朱亥父與客語微察公子公子色愈和乃謝客就車至公子家引侯生坐上坐賓客皆驚及秦圍趙趙平原君之夫人公子無忌之姊也平原君使者冠蓋相屬於魏屬音屬連讓公子曰勝所以自附於婚姻者以公子之高義能急人之困也今邯鄲且暮降秦而魏救不至縱

通一

一五

公子輕勝棄之獨不憐公子姊邪公子患之數請魏王救晉鄙令救趙王不聽公子乃屬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赴闕以死於趙過夷門見侯生侯生曰今公子無他端而欲赴秦軍壁以待以內投餒虎何功之有公子再拜問計侯嬴屏人曰吾聞晉鄙兵符在王卧内而如姬最幸力能竊之嘗聞公子爲如姬報其父仇如姬欲爲公子死無所辭公子誠一開口則虎符奪晉鄙之兵北救趙西却秦此五伯之功也公子如其言果得兵符公子行侯生曰將在外君令有所不受有如晉鄙合符而不授兵復請之則事危矣臣客朱亥其人力士可與俱若不聽可使擊之於是公子請朱亥與俱至鄴晉鄙合符疑之朱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殺晉鄙公子遂勒兵將之而進大破秦師於邯鄲公子無忌既存趙遂不敢歸魏

傳無忌封
爲信陵君

○五十八年魏公子聞趙有處士毛公隱於博徒薛公隱於賣漿家欲見之兩人不肯見公子乃間步從之遊

周禮王

魯車辭

魯王辭
也於秦

論周本
源深固
所以長

平原君聞而非之公子曰吾聞平原君之賢故背魏救趙今平原君所與遊徒蒙舉爾謂蒙者秦之不求士也以無忌從

此兩人遊尚恐其不我欲也平原君乃以為羞乎傳信平原君欲封魯連使者三返終不肯受又以千金為魯連壽魯

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也而連不忍為也遂終身不復見

出仲連傳。論利祿不能動其志。言曰。戰國之際。士與不士。社稷與亡。繫焉。時君出主爭折節下士。故遊談者。頭背相望。如儀秦。覺術之徒。不可勝紀。皆非為國忠計。計注利祿耳。不能動其志者。獨兩人焉。曰魯連。曰虞卿。連則為人排難解紛。解紛辭爵賞。如浮雲。卿則周窮交之急。存名位。若弊屣。屣使其卒。五十九年秦將軍嫪毐

由伐韓取陽城負黍斬首四萬伐趙取二十餘縣斬首虜九萬報王恐倍秦與諸侯約從將天下銳師出伊闕攻秦令無

得通陽城秦王使將軍摎攻西周報王入秦頓首受罪盡獻其邑三十六秦受其獻歸報王于周是歲報王崩出周

臣光曰周自平王東遷日以衰微至於戰國又分而為二其土地人民不足以比強國之大夫然天下猶尊而事之以

為主守文武之宗桃縣縣然久而不絕其故何哉植本固而源深且遠故也昔周之興也禮以為本仁以為源自后

稷以來至於文武成康其講禮也備矣其施仁也深矣民習於耳目浹於骨髓雖後世微弱其民將有陵慢之心則

畏先王之禮而不敢為將有離散之心則思先王之仁而不忍去此其所以享國長久之道也不然以區區數邑處

於七暴國之間一日不可存况於數十年乎

考異曰顯王二十六年蘇秦約六國從按史記蘇秦傳秦兵不敢窺函谷關十五年又云其後秦使犀首欺齊魏與共伐趙蘇秦去趙而從約皆解齊魏伐趙敗從約止在明年尔其自相違矣如此烏在其不窺函谷關十五年乎今不取右周自武王以來凡三十六王八百六十七年通鑑斷自威烈

王二十三年至赧王之亡凡六王一百四十一年

入注附音司馬溫公資治通鑑卷之二

入注附音司馬溫公資治通鑑卷之三

秦紀

昭襄王 立五十一年并周在位合二十六六年

名則其先出自顓頊有孫曰伯翳佐舜調馴鳥獸是為伯益賜姓嬴氏商末有裔孫曰中商生蜚廉蜚廉生惡來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紂其後有非子者事周封為附庸邑於秦曾孫秦仲宣王始命為大夫至襄公列為諸侯又二十五世至惠文王始稱王昭襄王者武王之母弟惠文王之子也又三世是為始皇帝

蔡澤謀 應侯

五十二年河東守王稽坐與諸侯通棄市應侯日以不懌王臨朝而歎曰今武安君死而鄭安平王稽等皆畔史記無王稽字內無良將而外多敵國吾是以憂應侯懼不知所出燕客蔡澤開之出范應侯傳西入秦先使人宣言於應侯曰蔡澤天下雄辯之士彼見王必奪君之位應侯怒使召蔡澤讓之曰子宣言欲代我相請聞其說蔡澤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

應侯薦 蔡澤

功者去君獨不見夫秦之商君楚之吳起越之大夫種何足願與史記云其卒然亦可願故應侯諍曰何為不可此三子者義之至忠之盡也盡史記作節君子以殺身成名死無所恨蔡澤曰夫人立功豈不期於成全邪身名俱全者上也名可法而身死者次也名倖成而身全者下也三子之可願孰與閔天周公哉然則君身不退患恐甚於三子矣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進退羸縮羸餘輕反本作為羸縮所六反與時變化聖人之道也今君之怨已讎而德已報意欲至矣而無變計竊為君危之應侯遂薦於王王與語大悅拜為客卿應侯謝病蔡澤遂為相國數月免出澤傳○論蔡澤實忠於范雎林曰蔡澤之說范雎雖其意在於奪雎之位而其心實忠於雎者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秦之為政不仁之政也肆其虎狼之威以吞噬諸侯然要其末流執政用事之臣皆不得其死蓋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其勢然也商鞅李斯白起蒙括趙高呂不韋之徒皆秦之所用以取天下者皆不得保其首領求其能保首領者惟范雎一人而已夫四時之序功成者退雖既居相之位以處大功成身退之時而不知引身以求退至於鄭安平王稽見責於昭襄猶不知引身以求去亦可謂冒於死云而不顧者矣雖微蔡澤以為之言亦安能免於死亡之禍者哉夫蔡

燕約歡於趙而伐之

澤之為相初無以補於秦而有益於范睢大矣○五十六年燕王喜使栗腹栗力贊反作服約歡於趙而言於燕王曰趙壯者皆死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王召昌國君樂間問之樂姓也問其各紀別切毅之孫對曰趙四戰之國其民習兵不可王曰吾以五而伐一乃發二千乘栗腹將而攻鄒鄒呼各反趙邑卿秦攻代卿姓也秦其各燕將將渠曰齊郎良反姓與人通關約交使者報而攻之不祥師必無功王不聽燕師至宋子趙廉頗為將逆擊之敗栗腹於鄒敗卿秦樂乘於代乘食陵反追北五百餘里遂圍燕燕人請和趙師乃解去田史記燕趙世家

孝文王

在位一年

名戊昭襄王之子也

元年十月己亥王即位三日薨子楚立是為莊襄王世本○

魯仲連射書聊城

燕將攻齊聊城拔之或譖之燕王燕將保聊城不敢歸齊田單攻之歲餘不下魯仲連乃為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陳利害曰為公計者不歸燕則歸齊今獨守孤城齊兵日益古八九

而燕救不至將何為乎燕將見書泣三日遂自殺聊城亂田單克聊城歸言魯仲連於齊王欲爵之仲連逃之海上曰吾

與富貴而詘於人曲勿反喜尖節兒寧貧賤而輕世肆志世本○

焉世本○論燕將自殺致聊城之亂非仲連本謀言曰世

連之功然觀其事實出於燕將本非從仲連之謀也仲連之為燕將謀也以謂為公之計不如完車甲而歸燕不然則舍燕而歸齊

是亦一計其意謂完車甲而歸燕則可以為忠苟舍燕而歸齊雖曰不忠於燕猶能存聊城一城之民是亦有仁心存焉今既不能歸燕又不歸齊以全聊城之民徒泣三日而繼之以死可謂死非其所矣若匹夫匹婦之為諒自經於溝瀆而莫知也仲連為燕將

之本謀蓋不在是惟燕將自殺致○魏安釐王釐音問天下之

高士於子順曰世無其人也抑可以為次其魯仲連乎王曰

魯仲連彊作之者非體自然也子順曰人皆作之作之不止乃成君子作之不變習與體成習與體成則自然也世列向說苑

莊襄王

在位四年

名楚孝文王之子也

元年東周君與諸侯謀伐秦秦王使相國帥師討之封相國

魯仲連非作自

封呂不韋為文信侯

信陵君歸魏取秦師

大秦地

鄭國為秦鑿渠

呂不韋為文信侯。三年蒙驁擊牛刀反鄒氏音五到帥師伐魏取高都汲魏師數敗秦本紀魏王患之乃使人請信陵君於趙信陵君即公子無忌也畏得罪不肯還毛公薛公見信陵君曰公子所以重於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魏急而公子不恤一旦秦人克大梁魏地按魏有少梁故以大梁別夷先王之宗廟公子何面目立天下乎語未卒信陵君色變趣駕還魏魏王持信陵君而泣以為上將軍信陵君使人求援於諸侯諸侯聞信陵君復為魏將皆遣兵救魏信陵君率五國之師敗蒙驁於河外秦人使人行萬金於魏以間信陵君居也魏王使人代將信陵君自知再以毀廢謝病不朝四歲而卒出信陵君傳。論約從出於四公子則諸侯莫不從。林曰孟嘗君喜為之談論稱說而列國之君亦皆重其各而下故游士大夫皆之士出於四公子則莫敢不從。毛遂定從於楚世皆以遂為能勇此蓋假平原君之威以為重矣。使楚不重平原君之名則毛遂安能以數寸之刃脅楚王於五步之內以遂其志哉。邯鄲之役信陵君歸魏而遂能合五國之師以敗秦師于河外及始皇六年春申君合從則韓趙魏皆從之誠以四公子之名重於天下故其有所

欲為而諸侯莫敢不從也夫信陵之為人非有智謀才術足以為魏國之輕重然無忌去而魏危歸而魏安及其死而魏卒以亡誠以區區之名足以為魏之重耳觀無忌後將魏軍而秦人既敗於河外乃使反間言信陵君欲反使無忌憤疾而死以此觀之是秦人之心固不利於秦也夫醫者之治疾必投之以其忌然後疾可得而治秦人之所忌者獨畏諸侯為從耳彼既畏之而六國之君乃受其反間之言解從為橫割地而賂之正知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則六國之所以自為謀者可謂拙矣。○王薨在位四年太子政立國事皆委於文信侯號稱仲父世呂不韋傳秦地已并巴蜀漢中越楚有郢置南郡北以東有河東太原上黨郡東至秦陽滅二周置三川郡用呂不韋為相國號文信侯招置賓客游士欲以并一天下

始皇帝 即王位二十六年并天下即帝位十一年

名政莊襄王子也莊襄王為質子於趙見大賈呂不韋有美姬悅而取之時姬已有娠歸而生政莊襄王卒政代立年方十二

元年韓欲疲秦人使無東伐乃使水工鄭國為間於秦鑿滎水滎水出薄洛之山自中山為渠音音並北山並浦浪東注洛中作而覺秦人欲殺之鄭國曰臣為韓延數年之命也見漢書然渠成亦秦萬世之利也乃使卒為之注填闕之水溝洫志

秦不韋

趙王以
廉頗老
後不召

李牧北
勇良將

李牧大
破匈奴

秦趙燕
皆築城
以拒胡

頃亭年反說文塞也關 既為鹵之地馬音昔鹵地也 四萬

餘頃收皆畝一鍾關中由是益富饒二年趙孝成

王薨子悼襄王立使武襄君樂乘代廉頗廉頗出奔魏久之

趙師困於秦趙王使使者視廉頗尚可用否廉頗之仇郭開

多與使者金令毀之廉頗見使者一飯斗米肉十斤被甲上

馬以示可用使者還報曰廉將軍雖老尚善飯然與臣坐須

之三遺矢矣趙王以為老遂不召楚人陰使迎之廉頗一為

楚將無功曰我思用趙人卒死於壽春趙書 ○三年趙王以

李牧為將伐燕取武遂方城趙書 李牧者趙之比邊良將也

嘗居代郡備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入莫府師出無

在張幕居之以將帥得稱 為士卒費日擊數牛饗士習騎射謹

烽火多間謀烽火多間謀 為約曰匈奴

即入盜急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匈奴每入烽火謹輒入收

保不戰如是數歲亦不亡失匈奴皆以為怯雖趙邊兵亦以

為吾將怯趙王怒使人代之歲餘屢出戰不利多失三邊不

得田畜王復請李牧彊起之疆也 李牧曰必用臣臣如前

乃敢奉令王許之李牧至邊如故約匈奴數歲無所得終以

為怯邊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於是乃具選車得千

三百乘選騎得萬二千匹百金之士五萬人穀者十萬人悉

勒習戰大縱畜牧人民滿野匈奴小入佯北不勝隄音 以數

千人委之單于聞之單音蟬匈奴天子之号也單于者 大率眾

來入李牧多為奇陳張左右翼擊之陳與 大破殺匈奴十餘

萬騎滅襜褕襜褕都日反 破東胡降林胡

單于奔走上餘歲不敢近趙邊世李 ○是時天下冠帶之國

七而三國邊於戎狄秦自隴以西有繇諸緄戎翟獯之戎古

本反又音昆在隴 岐涇漆之北有義渠大荔烏氏朐衍之

戎音辰大荔音 而趙北有林胡樓煩之戎燕北有東

胡山戎各分散居秦滅義渠始於隴西北地上郡築長

秦始皇

楚為從
長伐秦

大索逐
客

斯除逐
客

韓王請
逐諸侯

韓非作
說難

城以拒胡趙武靈王北破林胡樓煩築長城自代並陰山下
至高關為塞置雲中鴈門代郡其後燕破東胡却千餘里亦
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東郡以拒胡
及戰國之末而匈奴始大出匈奴傳六年楚趙魏韓燕合從以伐
秦從將齊反諸侯合從以抗秦漢書音義以利合曰從以威力相脅曰橫楚王為從長而春申君
用事取壽陵至函谷秦師出五國之師皆敗走楚王以咎春
申君春申君以此益踈出春申君傳又十年冬十月文信
侯免相出就國宗室大臣議曰諸侯人來仕者皆為其主遊
間去聲耳請一切逐之於是大索逐客客卿楚人李斯亦在逐
中行且上書曰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
宛宛於元反邑名迎蹇叔於宋求丕豹公孫支於晉并國二十遂霸
西戎孝公用商鞅之灋諸侯親服至今治彊惠王用張儀之
計散六國之從使之事秦昭王得范雎彊公室杜私門此四
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臣聞太山不讓

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眾
庶故能明其德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
資敵國資其無也却賓客以業諸侯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
也也音積夜反資也王乃召李斯復其官除逐客之令卒用李斯
之謀兼天下出李斯傳文信侯就國歲餘自知稍侵恐誅飲酖死
○十四年韓王納地請為藩臣使韓非來聘韓
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善刑名法術之學見韓之削弱數以書
干韓王王不能用於是韓非疾治國不務求人任賢反舉浮
淫之蠹蠹都故反說文木中蠹而加之功實之上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
用介胄之士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悲廉直不容於邪枉
之臣觀往者得失之變作孤憤憤符反五蠹內外儲儲直如反內
說林說難五十六篇十餘萬
言說以制之在已內也外儲者明君斷聽臣下之言行斷其賞罰說林說難五十六篇十餘萬
言說式拙反難乃曰反說林者廣說難事其多若林故曰說林難
言若說前人行事與已不同而詰難之按商君傳云其書有十餘
萬言又按劉伯莊云說難自是一書非說難之難
篇所謂說難者說音遊說之說難音難易之難非為韓使於秦

韓非談
秦破天
下後

論韓非
欲覆宗
國以售
其言

與師伐
趙

史勝
滅韓

燕丹使
荆軻刺
秦王

因上書說王破天下從王悅之未任用李斯嫉之曰韓非韓
之諸公子也今欲并諸侯非終為韓不為秦王歸之自遺患
也不如以馮誅之王以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藥令自
殺本傳

臣光曰臣聞君子親其親以及人之親愛其國以及人之
國是以功大名美而享有百福也今非為秦畫謀而首欲
覆其宗國以售其言售承罪固不容於死矣烏足愆哉

○論韓非說人憂其不合呂曰韓王遣韓非入秦非因上書說
秦王以破天下之計非意以謂秦人決疑其為韓之公子必與
韓為地故首欲亡韓使秦信用其言乃術也而不出於情是以
李斯因隙而譖之此取死之由也嗟夫使非不任術而直以情
言如樂毅不肯與趙謀燕公山不紐不肯道吳伐魯曾舍韓而不
論不斬於秦王必有所而秦王亦未必不所殺不所殺未至於
猥加誅戮也揚雄論非曰說人而憂其不合則亦无所不至矣
誠哉是言也○論李斯傾覆稱曰甚矣李斯之傾覆當秦人下
逐客之令已在逐中則上書以為秦之所以伯者客而客之自
諸侯來者蓋有益於秦也及其疾韓非而欲殺之則又以為非
韓之公子非終為韓不為秦其與前日之謀何其相反之如是
也當李斯遭逐上書之時使王左右有一如李斯者而言於秦
王斯楚人也今欲并諸侯斯終為楚不為秦則斯亦不免於害
矣為已之言則以諸侯之客來者為有益至於欲殺韓非而言
則以非終為韓不為秦其傾覆也如此然則斯
之不忠於秦豈非所謂出乎尔反乎尔者乎

十五年王大興師伐趙一軍抵鄴一軍抵太原取狼孟番吾

番音婆又音盤亦作鄴趙也遇李牧而還趙世家初燕太子丹嘗質

於趙與王善王即位丹為質於秦王不禮焉丹怒亡歸出荆

文小○十七年內史勝滅韓虜韓王安以其地置潁川郡出本

紀○十八年秦人多與趙王嬖臣郭開金使毀李牧言其欲

反趙王捕殺之出李牧傳○十九年王翦擊趙軍大破之遂克邯

鄲虜趙王遷邯鄲音定丹趙邑出始皇紀及王翦傳燕太子丹怨王欲報之將軍

樊於期得罪亡之燕太子受而舍之鞠武諫不聽鞠姓也太

子聞衛人荆軻之賢卑辭厚禮而請見之謂軻曰今諸侯服

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愚以為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劫

秦王使悉反諸侯侵地若曹沫沫音昧又音末左傳作曹劌之與齊桓公

則大善矣不可因而刺殺之唯卿留意焉荆軻許之於是奉

養荆軻無所不至及王翦滅趙太子聞之惧欲遣荆軻行荆

荆軻入秦

荆軻為秦王所殺

王翦滅魏

王翦滅楚

王翦滅燕

燕丹以輕慮淺謀速禍

軻曰今行而無信則秦未可親也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音苦浪反或音剛燕也奉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有以報

乃私見樊於期曰聞購將軍首金千斤邑萬家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見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搃其脅搃張鳩反刺也則將軍之仇報而燕見陵之塊除矣樊於期曰此臣

之日夜切齒腐心也遂自刎以函盛其首函音咸太子豫求天下之利匕首匕首音比按風俗通云其頭類刀刃也以試人血濡縷縷音人余反縷音主人無不立死者乃

裝為遣入秦軻傳○二十年荆軻至咸陽王大喜朝服設九賓而見之荆軻奉圖以進於王圖窮而匕首見見音行練反露也因把王

袖而搃之未至身王驚起袖絕荆軻逐王王環柱而走秦法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操尺寸之兵左右以手共搏之搏音把持

且曰王負劍負劍王遂拔以擊荆軻斷其左股遂躡解以徇於是益發兵伐燕戰於易水之西大破之易羊益反按水經出涿郡安國山易州以

此得各燕王斬丹獻王王復進兵攻之出荆軻傳○王問於將軍李信曰吾欲取荆於將軍度用幾何人而足李信曰不過用二

十萬問王翦王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王曰王將軍老矣何怯也遂使李信蒙恬將二十萬人伐楚出王翦傳○二十二年王

賁賁音通民反伐魏魏王假降殺之遂滅魏出本紀及王翦傳楚人大敗李信李信奔還王聞之大怒謝王翦曰寡人不用將軍謀

李信果辱秦軍將軍雖病獨忍奔寡人乎王翦曰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於是王翦將六十萬人伐楚○二十

四年王翦虜楚王負芻以其地置楚郡出王翦傳○二十五年王賁攻遼東虜燕王喜出本紀

臣光曰燕丹不勝一朝之忿以犯虎狼之秦輕慮淺謀挑怨速禍使召公之廟不祀忽諸忽音時照反罪孰大焉而論

者或謂之賢豈不過哉夫為國家者任官以才立政以禮懷民以仁交鄰以信是以官得其人政得其節百姓懷其

秦始自

德四鄰親其義夫如是則國家安如磐石熾如炭火熾火也

也觸之者碎犯之者焦雖有強暴之國尚何足畏哉丹

釋此不為顧以萬乘之國決匹夫之怒逞盜賊之謀功隨

身侈社稷為墟也不亦悲哉夫其膝行蒲伏非

恭也通達也反手行也或作匍復言重諾非信也糜金散

玉非惠也刎喙首決腹非勇也要之謀不遠而動不義

其楚白公勝之流乎荆軻懷其秦養之私秦明慣反不

顧七族欲以尺八匕首強燕而弱秦不亦愚乎故揚子論

之以要離為蛛螫之靡國一適反姓也離其名只八人并家為

謂之義又曰荆軻君子盜諸善哉謂也下同

王翦定荆江南置會稽郡會古外反稽音難出本紀初齊事秦謹與諸侯

信齊亦東邊海上秦日夜攻二晉燕楚五國各自救以故齊

王建立四十餘年不受兵後齊相及賓客多受秦間金間居

以金而行反勸王朝秦不脩攻戰之備不助五國攻秦秦以

故得滅五國○二十六年王賁自燕南攻齊粹入臨淄特反

齊地因淄水以為名民莫敢格者自二十六年以秦使人誘齊王約封

以五百里之地齊王遂降秦遷之共處之松柏之間共居容

餓而死自秦使人誘齊王以齊人怨王建不早與諸侯合從聽

姦人賓客以亡其國歌之曰松柏耶柏耶住建共者客耶疾建

用客之不詳也出田敬仲世家

臣光曰從衡之說從子容反衡讀曰橫南北曰縱東西曰衡雖

反覆百端然大要合從者六國之利也昔先王建萬國親

諸侯使之朝聘以相交饗宴以相樂會盟以相結者無它

欲其同心戮力以保家國也魏竹力反并力也鄰使六國

能以信義相親則秦雖疆暴安得而亡之哉夫三晉者齊

楚之藩蔽齊楚者三晉之根柢柢下計反形勢相資表裏

相依故以三晉而攻齊楚自絕其根柢也以齊楚而攻三

晉

荆軻為刺客之

齊不助五國攻

齊王降

論合從六國之

七卷

縣諸子功臣以公賦稅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

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戰鬪不休以有

侯王賴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豈

不難哉廷尉議是分天下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尉附始

子守土故捕守監居衛反臨下也論秦廢封建開阡陌勢不得

不然蘇洵曰世之論秦之失者往往以謂廢封建而為郡縣變井

田而為阡陌以是為秦之罪過切以謂秦之可罪者惟在於焚詩

書變井田而為阡陌此蓋勢之不得不然也若夫廢封建而為郡

縣變井田而為阡陌此蓋勢之不得不然也若夫廢封建而為郡

之勢更相殘滅蓋無幾矣始皇以百戰之力并六國而有之當此

郡置守尉監置諸侯而使之與已為敵哉故裂天下為三十六郡

破壤而不可復及戰國之際諸侯爭地以法自春秋以來固已

皆當其勢不得不然則其建立必出於此而後可非惟始皇為然使

行井田而不可復漢復封建而此皆其勢之不可為而強用之卒

無弊法而亂世亦未嘗无治法當其世之治也不可以治世而忘

其法之弊及其世之亂也不可以亂世而壞其法之良此寔至公之論也

收天下兵聚咸陽銷以

銷兵器

秦代周
為水德

天下齊人奏之始皇采用其說以上出漢書郊祀志以為周得火德秦

代周從所不勝為水德始改年朝賀皆以十月朔衣服旌旄

節旗皆尚黑數以六為紀以上出本紀論五德之運

為說更相矛盾如鄒衍之論則以五德之運始於戰國盛於漢儒其

黃帝為土德其時銀自山溢周人為火德其時青龍見於郊

商人為水德文公出獵獲黑龍皆其驗也其意謂夏禹水德金能剋木

故商用火德商既用火德則金德能剋火德周既用火德水

能剋火德故秦用水德則五德之運皆以其不勝者為序也乃若

漢儒劉歆以五德之運若母生子終而復始其法謂伏羲用木德

木能生火故神農用火德火能生水故黃帝用土德土能生金故

少皞用金德金能生水故顓頊用水德水能生木木能生火火又

虞舜用土德夏用金德商用水德周用金德至於木能生火則漢

彼此矛盾不能相一也世之帝王欲治其國所欲之道莫敢適從

假如繼水德王天下從所不勝則當用土德從以母生子則當用

木德豈知所適從哉故了翁之論曰鄒丞相紹等言索隱云

術一時之談諸儒千載之感此論是也

罷封建
置郡縣

尉斯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眾然後屬疏遠相攻擊如

仇讎周天子弗能禁止今四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為郡

縣秦代周

茂匈奴
築長城

今漸請
其書

立石頌
功德

東遊海
上

張良為
韓報仇

案色格反求也 ○二十一年使黔首自實田紀見本 ○三十

二年始皇巡北邊盧生入海還因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

始皇乃遣蒙恬發兵二十萬人北伐匈奴收河南地為四十

四縣此出匈奴地築長城因地形用制險塞起臨洮至遼

東洮水出隴西延袤萬餘里威振匈奴漢書匈奴傳

○三十四年丞相李斯上書曰異時諸侯並爭厚招遊學今

天下已定鴻雲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今

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相與非法教人聞

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誇主以為名異

趣以為高率羣下以造謗如此非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

乎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

有藏詩書百家語者皆詣守尉雜燒之有偶語詩書弃市以

古非今者族所不共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

以更為師制曰可事亦非獨始皇之罪蓋自戰國已來已有其

為鍾鐻金人十二鍾音巨通作鐘也重各千石置

宮庭中一灑度衡石丈尺徙天下豪傑於咸陽史記傑十二

萬戶諸廟及草臺上林皆在渭南每破諸侯寫放其宮室作

之咸陽北阪上南臨渭自雍門以東至涇渭殿屋複道周閣

相屬所得諸侯美人鍾鼓以充入之寫四夜反或作却舍而解

紀 ○二十八年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立石頌功業嶧音

在東海下史記作頌秦上太山陽至顛立石頌德從陰道下

德此見漢書郊祀志禪於梁父音用遂東遊海上方士徐市等上書請

得與童男女入海求三神山不死藥祭志文浮江至湘山祠

逢大風幾不能渡上謂湘君何神對者曰堯女舜妻始皇大

怒使伐湘山樹赭其山音者赤 ○初韓人張良父祖以上

五世相韓韓亡良欲為韓報仇始皇東遊至陽武博浪沙中

浪洛石反張良令力士操鐵椎狙擊始皇狙七豫反獲屬也

在陽武縣張良令力士操鐵椎狙擊始皇狙七豫反獲屬也

候之凡伏而擊者謂誤中副車始皇驚求弗得令天下大索

之狙擊狙又子餘反

伐匈奴
築長城

三新請
焚書

秦阿房
宮

索色格反求也。○二十一年使黔首自實田見本紀及留侯世家○三十

二年始皇巡北邊盧生入海還因奏錄圖書曰三秦者胡也

始皇乃遣蒙恬發兵二十萬人北伐匈奴收河南地為四十

四縣此出匈奴地也築長城因地形用制險塞起臨洮至遼

東紀云三十四縣延袤萬餘里威振匈奴莫莫候反延長行也南北

○三十四年丞相李斯上書曰異時諸侯並爭厚招遊學今

天下已定鴻表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今

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相與非法教人聞

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誇主以為名異

趣以為高率羣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

乎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

有藏詩書百家語者皆詣守尉雜燒之有偶語詩書弃市以

古非今者族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

以更為師制曰可出本紀○論焚書出於有所畏林曰焚書之

漸矣此宮鑄問孟子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孟子曰其詳不可

得而聞也諸侯惡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夫惡其害己而去周室

之典籍此實焚書之萌也存於其中而始皇又其甚者所以焚

詩書禮樂悉掃蕩而無餘也嘗觀始皇之焚書然後知聖人之言

為其可畏以其詠力吞滅天下之諸侯所至聖城勁敵皆悉破滅

是其於天下無所畏也而所畏特聖人之書爾聖人之書存猶有

所畏禪而不可肆必其書亡然後得肆其暴橫而無所顧故其

焚滅詩書禮樂名為燬之而其書實畏之也盜憎主人主人何負於

盜憎之者蓋自度其事必為主人所惡故也秦於詩書禮樂本無

疾惡之其度其所為蓋不為詩書之所與故必焚蕩之而無餘然

後得以肆志於天下以是觀之○三十五年使蒙恬除直道道

則詩書之言豈不深可畏哉九原抵雲陽塹山堙谷七豔反阮也亦作塹千八百里數

年不就出本紀及始皇以為咸陽人多先王之宮廷小乃

營作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阿烏何反漢書注

阿皆為房也一說大陵曰阿言其殿高若於東西五百步南北

阿上為房皆音房室之房或作旁白郎反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馳為閣道自殿

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顛以為闕為複道復音福自阿房

渡渭屬之咸陽屬朱欲以象天極閣道絕漢抵營室也營

星名天官書曰天極紫宮後十七星絕漢○侯生盧生相與譏

抵營室曰閣道閣道者星名也北川輔星

秦始皇

阮儒生

崩於沙丘

趙高李斯矯詔胡亥

蒙恬守義

議始皇因云去始皇聞之大怒曰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誹劉伯莊音方未反謗白浪反諸生在咸陽者吾使人煎問或為

妖言以亂黔首於是使御史悉案問諸生諸生傳相告引去聲釋名傳者傳也所以傳示人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阮之咸

陽始皇長子扶蘇諫曰諸生皆誦漢孔子今上皆重濁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始皇怒使扶蘇北監蒙恬軍於上郡出本○

三十七年冬十月始皇出遊左丞相斯從少子胡亥最愛請從上許之西至平原津而病始皇惡言死惡烏羣臣莫敢言

死事病益甚乃令中車府令行符璽事璽相氏反釋名印信也春秋斗桓曰黃帝時黃龍負圖中有璽章又曰天黃府璽至秦得和代璽乃為玉璽自始皇也見事始趙高為書賜扶蘇曰

與喪會咸陽而葬書已封在趙高所未付使者秋七月丙寅始皇崩於沙丘平臺丞相斯為上崩在外恐諸公子及天下

有變乃秘之不發喪獨胡亥趙高及幸宦者五六人知之上以趙高者生而隱宮始皇聞其彊力通於獄灋舉以為中

車府令使教胡亥決獄胡亥幸之趙高有罪始皇使蒙毅治之毅當高灋應死始皇以高敏於事赦之復其官趙高既雅

得幸於胡亥又怨蒙氏乃與丞相斯謀詐為受始皇詔立胡亥為太子更為書賜扶蘇數以不能關地立功便口衡反改也

而計之一二上書誹謗將軍恬不矯正知其謀皆賜死扶蘇自殺蒙恬不肯死使者以屬吏屬音屬附也胡亥至咸陽發喪襲

位九月葬始皇於驪山下出本○二世殺毅及內史恬恬曰自吾先人及至子孫積功信於秦三世矣今臣將兵三十餘

萬身雖囚繫其執足以倍畔然自知必死而守義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不忘先帝也乃吞藥自殺出本○論秦威信之過

道有自來矣豈獨始皇之罪自商鞅變法以誅死為輕典以夷三族為常法人臣狼顧脅息以得死為幸何暇復請方其法之行也

求无不獲禁无不止鞅自謂鞅堯舜駕湯武矣及其出亡而无所舍然後知其為法之弊夫豈獨鞅悔之秦亦悔之矣荆軻之變持兵者孰視始皇環柱而走莫之救者以秦法重故也李斯之立胡亥不復忌二人者知秦法之素行而臣子之不敢復請也二人不敢復請亦知始皇驚悍而不可回也豈知其偽為也哉周公曰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孔子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夫

蒙恬守死不貳

一世欲悉所好窮所樂

趙高請更為嚴

復作阿

陳勝吳廣起兵於斬

以忠恕為公平易為政則上易知而下易達雖有賣國之徒無所
投其隙者卒之變無自發焉然其令行禁止蓋有不及商鞅者矣
而聖人終不以彼易此鞅立信於徒木立威於斧刃刑其親戚師
傳積威信之劇以及始皇故秦人視其君如雷電鬼神之不可測
者也古者公族有罪三宥然後制刑今至使人矯殺太子而不忌
太子亦不敢請則威信之過也故夫以法毒天下者未有不反中
其身及其子孫也漢武與始皇皆果於殺者也故其子如扶蘇之
仁則寧死而不請如吳太子之悍則寧反而不誣知誣之必不察
也反太子豈欲反者哉計出於無聊也故為二君之子者寧死與
反而已李斯之智蓋足以知扶蘇必不反也吾又表而出之以戒
後世人主之

二世皇帝 在位三年 壽二十四

名胡亥始皇少子也始皇崩二世即位年二十一

元年春二世東行郡縣夏至咸陽謂趙高曰人生世間
譬猶騁六驥過決隙也騁丑郢反馳也決音缺隙立逆反吾欲悉耳目之所
好窮心志之所樂以終吾年壽可乎高曰此賢主之所能行

而昏亂主之所禁也然公子大臣怏怏皆不服怏倚兩反此

下安得為此樂乎二世曰奈何趙高曰陛下嚴濼而刻刑令

有罪者相坐誅滅大臣及宗室然後收與遺民盡除先帝之

故臣更置陛下之所親信陛下則高枕肆志寵樂矣二世然

之乃更為濼律務益刻深大臣諸公子有罪輒慘死世李

復作阿房宮盡徵材士五萬人為屯衛咸陽令教射狗馬禽獸

當食者多度不足下調郡縣轉輸菽粟芻藁度徒洛反約也

皆令自齎糧食咸陽三百里內不得食其穀世

秋陽城人陳勝陽夏人吳廣夏格雅反邑名起兵於斬斬音機是

時發閭左閭里居反所在閭里以富彊為右以貧為左戍漁陽

九百人屯大澤鄉勝廣皆為屯長長展兩反屯猶營會天大

雨道不通度已失期乃召令徒屬曰公等皆失期當斬假令

母斬而戍死者固什六七且壯士不死則已死則舉大名耳

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眾皆從之乃詐稱公子扶蘇項燕稱大

父老請
立陳涉
為楚王

張耳說
陳涉立
六國後

劉季項
梁田儋
皆起兵

拔劍斬
蛇

數有奇
怪

父老立
季為沛
公

楚勝自立為將軍，廣為都尉，入據陳。以上田陳涉傳陳涉既

入陳，張耳、陳餘詣門上謁。陳中父老請立涉為楚王，涉以問

耳。餘對曰：「秦為無道，暴虐百姓，將軍出萬死之計，為天下除

殘，今始至陳而王之，示天下私，願將軍毋王，急引兵而西，遣

人立六國後，自為樹黨，為秦益敵，敵多則力分，與眾則兵彊，

誅暴秦，據咸陽，以令諸侯，則帝業成矣。涉不聽，自立為王。

陳涉傳諸郡縣苦秦，灑爭殺長吏，以應涉。涉傳論勝廣有意於取天下

下初元意於取天下而天下歸之，有不得而辭者，當秦之亡，為秦民

之湯武者，乃在於陳勝吳廣而卒至於敗亡者，以有意於取也。夫

有意於取天下者，徒足以首創於一時而不足以及救天下之亂，高

祖自為亭長而送徒也，謂亡者曰：公等皆去，吾亦從此逝矣。當此

之時，眾人服而從之，蓋辭之而不肯去者，也。其後沛中之變，父老推

之以為令高祖避之，再三不得已而後從之，此實無意於取也。惟

謂者使從東方來以反者，聞二世怒下之

吏後使者至，上問之，對曰：「羣盜鼠竊狗偷，不足憂也。」本紀云

守尉方逐捕，今上悅。紀○九月，沛人劉邦起兵於沛。沛蓋反

下相人項梁起兵於吳，項息亮狄人田儋起兵於齊。儋丁

劉邦字季，為人隆準，龍顏，愛人，喜施，意豁如也。豁呼活反，豁

常有天度，不事家人，生產，作業，初為泗上亭長。秦十二里一

主督盜賊為縣送徒，驪山徒多道，自度比至皆亡之。徒供役作

乃解縱所送徒。解紀買反曰：「公等皆去，吾亦從此逝矣。」徒中

壯士願從者十餘人。劉季被酒，夜徑澤中，有大蛇當徑，季拔

劍，斬蛇，有老嫗哭曰：「吾子白帶子也，化為蛇當道，今赤帶子

殺之，劉季亡，匿於芒碭山澤巖石之間。芒碭音數有奇怪，記

沛應之。掾主吏蕭何、曹參曰：「君為秦吏，今欲背之，率沛子弟

恐不聽。」願君召諸亡在外者，可得數百人，因劫眾，眾不敢不

聽。乃令樊噲召劉季，時劉季之眾已數十百人矣。沛令後悔，

父老乃率子弟共殺沛令，開門迎劉季，立以為沛公。蕭、曹等

為收沛子弟得二三千人，以應諸侯。高祖○項梁者，楚將

項燕子也，嘗殺人，與兄子籍避仇吳中，籍少時學書不成，去

項梁李劔

項梁李劔

田儋自立齊王

李斯請行督責之術

雍齒以豐隆魏

學劔又不成項梁怒之籍曰書足以記名姓而已劔一人敵

不足學學萬人敵於是項梁乃教籍兵法籍長八尺餘力能

扛鼎音音江才器過人會稽守殷通聞陳涉起欲發兵以應

涉使項梁及桓楚將是時相楚云在澤中梁曰桓楚云人莫

知其處獨籍知之耳梁乃出誠籍持劔居外梁復入與守坐

曰請召籍使受命召相楚守曰諾梁召籍入須臾梁眴籍曰

可行矣音音舜於是籍遂拔劔斬守頭項梁持守頭佩其印

綬綬是也反綬也門下大驚擾亂籍所擊殺數十百人一府

中皆懼伏莫敢起也本作屬梁乃召故所知豪吏諭以所

為起大事遂舉吳中兵使人收下縣得精兵八千人梁為會

稽守籍為裨將徇下縣籍是時年二十四出項羽本紀田儋者

故齊王族也儋從弟榮榮弟橫皆豪健宗彊能得人陳王

令周市徇地至狄狄滅守田儋佯為縛其奴縛符約反束也從少年

之廷欲謁殺奴見狄令因擊殺令而召豪吏子弟曰諸侯皆

反秦自立齊古之建國也儋田氏當王遂自立為齊王發兵

以擊周市周市軍還去田儋率兵東略定齊地○二年冬十

月泗川監平將兵圍沛公於豐豐居衛反秦時御史沛公出

與戰破之令雍齒守豐雍齒其名十一月沛公引兵之薛

如此李斯恐懼乃阿二世意以書對曰賢主必能行督責之

術者也故申子曰有天下而不察察資二反雖呼呼季子反索隱云

命之曰以天下為桎梏者無佗焉職日反足也不能督

責而顧以其身勞於天下之民若堯禹然故謂之桎梏也明

主能行督責之術以獨斷於上羣臣百姓救過不給何變之

敢圖二世說於是行督責益嚴稅民深者為明吏殺人眾者

為忠臣刑者相半於道而死人日成績於市秦民益駭懼思

亂出李傳○魏周市將兵略地豐沛使人招雍齒雍齒雅不欲

屬沛公即以豐降魏沛公攻之不克出高祖紀○沛公從騎百餘

項梁
立楚
懷王

趙高
說二
世居
禁中

趙高
誣殺
李斯

往見梁。梁與沛公卒五千入沛。公還引兵攻豐。拔之。雍齒

魏山漢書高紀。○項梁使項羽別攻襄城。襄城堅守不下。已拔皆

阮之。還報梁。聞陳王定死。召諸別將。會薛。計事沛公亦往焉。

居鄭人范增年七十。鄭音巢。將名。本春秋。巢國。素居家。好奇計。往說項梁

曰。陳勝首事。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執。不長。今君起江東。楚

起之將。起音起。言其衆也。皆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為能復

立楚之後也。於是項梁然其言。乃求得楚懷王孫心。夏六月

立以為楚懷王。從民望也。山史記。項羽紀。郎中趙高恃恩。專恣以私

怨。誅殺人衆多。恐大臣入朝。奏事。言之。乃說二世曰。天子所

以貴者。但以聞聲。羣臣莫得見其面也。陛下富於春秋。未必

盡通諸事。今坐朝廷。譴舉有不當者。譴去見。反。譴也。則見短於大臣

非所以示神明於天下也。陛下不如深拱禁中。與臣及侍中

習。濼者待事。事來有以揆之。如此。則大臣不敢奏疑事。天下

稱聖主矣。二世用其計。乃不坐朝廷。見大臣。常居禁中。事皆

決於趙高。高聞李斯以為言。乃見丞相曰。關東群盜多。今上

治阿房宮。聚狗馬無用之物。臣欲諫。為位賤。此真君侯之事。

君何不諫。李斯曰。吾欲言之久矣。今時上居深宮。欲見無間

間居。竟反。際也。趙高曰。請為君候上。間語君。於是趙高待二世方燕

樂。婦女居前。使人告丞相。可奏事。丞相至宮門。上謁。二世怒

曰。吾常多間。日丞相不來。吾方燕私。丞相輒來。趙高因曰。丞

相長男李由為三川守。與盜通。且丞相居外。權重於陛下。二

世以為然。乃使人按驗三川守。與盜通狀。下斯吏。斯就獄。二

世以屬趙高。治之。責斯與子由謀反狀。榜掠不勝痛。自誣服

榜掠。劉伯莊立。彭亮。彭滿。庚反。答擊也。通作。等。掠。力。伏。反。榜。也。榜。一音。賄。橫。反。其。義。乃。相。率。也。非。榜。掠。之。榜。奏當上

圖。都。郎。反。論。正。其。罪。也。且。時。掌。反。二世喜曰。微趙高。幾為丞相所賣。遂具斯

五刑。論腰斬咸陽市。斯出獄。與其中子俱執。顧謂其中子曰。

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二世乃以趙高為丞相。事無大小皆決焉。

秦二世

梁義
知項
必

懷王
遣沛
公入
關

宋義
謂不
如先
關秦
趙

項羽
斬宋
義破
秦軍

史傳○項梁已破章邯音引兵至定陶再破秦軍有驕色宋

義諫曰戰勝而將驕卒惰者敗臣為君畏之梁弗聽乃使宋

義使於齊道遇齊使者高陵君顯曰顯名也高陵縣名臣論武信君

軍必敗武信自號既而章邯已破項梁乃渡河北擊趙趙數

請救於楚高陵君顯見楚王曰宋義論武信君之軍必敗居

數日軍果敗兵未戰而先見徵此可謂知兵矣王召宋義以

為上將軍項羽為次將以救趙諸別將皆屬宋義號為卿子

冠軍卿子如字公之子為公子王之孫為○初楚懷王與諸將

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當是時秦兵彊常乘勝逐北諸將莫

利先入關獨項羽怨秦之殺項梁奮願與沛公西入關懷王

諸老將皆曰項羽為人慄悍猾賊不可遣慄匹妙反慄疾也

獨沛公素寬大長者可遣懷王乃不許項羽而遣

沛公西略地收陳王項梁散卒以伐秦高祖紀但以伐秦三字變史文也○三

年冬十月宋義行至安陽不進項羽曰秦圍趙急宜疾引兵

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內破秦軍必矣宋義曰夫搏牛之蝱

不可以破蟣蝨搏音搏擊也蝱音音有蝱人今秦攻趙戰勝兵

罷我承其敝不勝則我引兵鼓行而西必舉秦矣罷讀故不

如先關秦趙夫被堅執銳義不如公坐運籌策公不如義乃

遣其子宋襄相齊身送之至無鹽飲酒高會天寒大雨士卒

凍飢項羽曰將戮力而攻秦父留不行今歲飢民貧士卒食

半救本紀作軍無見糧乃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因趙食與

趙并力攻秦乃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彊攻新造之趙其執必

舉趙趙舉秦彊何敝之承且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掃境內

而專屬於將軍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

非社稷之臣也十一月項羽即其帳中斬宋義乃悉引兵渡

河皆沈船破釜斷燒廬舍沈字俗作沉非是秦音甫持三日

糧以示士卒必死於是與秦軍遇九戰大破之項羽○高

陽人酈食其為里監門酈音歷姓也食音四與音基沛公麾

旗

沛公不好儒

酈生說沛公下陳留

趙高指鹿為馬

趙高殺二世立子嬰

子嬰刺殺趙高

下騎士適食其里中人食其見謂曰吾聞沛公慢而易人多

大略此真吾所願從游騎士曰沛公不好儒諸客冠儒冠來

者沛公輒解其冠漉溺其中漉陳鳩反溺也漉乃物反未可以儒生說也

沛公至高陽傳舍傳張亦反傳者以木為之長尺五寸書符於

使人召酈生酈生至入謁沛公方倨牀使兩女子洗足而見

酈生酈居御反通作踞說文躄也下同踞先典反下同生長揖不拜曰足下必誅無道

秦不宜倨見長者於是沛公輟洗起攝衣延生上坐謝之燻

涉反引酈生因言六國從橫時沛公喜賜酈生食問曰計將

安出酈生曰夫陳留天下之衝四通五達之郊也今其城中

又多積粟臣善其令請得使之令下足下即不聽足下舉兵

攻之臣為內應於是遣酈生行沛公引兵隨之遂下陳留號

酈食其為廣野君酈生常為說客使諸侯說音稅出漢書食其傳○初

中丞相趙高欲專秦權恐群臣不聽乃先設驗持鹿獻於二

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邪謂鹿為馬問左右或默或言

高因陰中諸言鹿者以灑後群臣皆畏高莫敢言其過高前

數言關東盜無能為也及項羽虜王離等而章邯等軍數敗

關東皆畔高恐二世怒誅及其身乃謝病不朝陰與其婿咸

陽令閻樂謀易置上更立子嬰樂將吏卒千餘人入望夷宮

張晏曰在長陵西北臨涇水作之以望北夷二世曰吾願得一郡為王弗許又曰願

為萬戶侯弗許曰願與妻子為黔首比諸公子閻樂曰臣受

命於丞相為天下誅足下麾其兵進二世自殺閻樂歸報趙

高趙高乃悉召諸大臣公子告以誅二世之狀曰秦故王國

始皇君天下故稱帝今六國復自立秦地益小乃以空名為

帝不可宜為王如故便乃立子嬰為秦主令子嬰齋當廟見

魏胡受玉璽子嬰與其子二人謀曰丞相高殺二世恐羣臣

誅之乃佯以義立我魏音使我齋見廟我稱病不行丞相必

自來來則殺之高使人請子嬰數輩子嬰不行高果自往曰

宗廟重事王柰何不行子嬰遂刺殺高於齋宮三族高家以

張良勸沛公為疑兵

秦不施

徇紀○遣將將兵距曉關曉關山之關沛公欲上為疑兵使
酈食其陸賈往說秦將唱以利唱徒盛反謂以利誘之如秦將
果欲連和沛公欲許之張良曰此獨其將欲叛恐其士卒不
從不如因其懈怠擊之沛公引兵繞曉關踰費山擊秦軍大
破之賈立遂至藍田又戰其北秦兵大敗出張良傳
臣光曰孔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秦之
謂也善夫賈生之言曰秦以區區之地萬乘之權招八州
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然後六合為家殺函為宮一夫作難
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為天下笑何哉仁義不施而攻守之
勢異也

右秦自昭襄王至子嬰合五十年

考異曰魏王五十七年魏新垣衍說趙欲帝秦魯仲連折之
史記魯仲連傳云新垣衍說趙請出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
為却軍五十里按仲連所言不過論帝秦之
利害耳秦將何預而退軍五十里乎今不取

入注附音司馬溫公資治通鑑

卷之三



卷末至一而止

